泰軒易傳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泰軒易傳

(一)

李中正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佚存叢書及粵雅堂叢書皆收有此書粵雅覆刻佚存且有攷漏故據佚存本排印並附粵雅本伍崇曜跋於後

周易上經傳卷第一

宋 清源李 中正 伯謙 撰

首頁闕.事業既備.天下皆已利.見於在田之日矣.故在天在田.所處雖異.而利見者不異.以龍德之象著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六爻皆言龍.九三獨不言龍者.蓋九三居下卦之上.有過中之危.非終日乾乾.至夕猶惕.則危且有咎矣.若、語辭也.猶不節若則嗟若之類.九三過中.當有咎.以其履危守正.能自惕懼.故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三不言龍.而以乾乾言之.乾卽龍之象也.四不言龍.而微其意於或躍之辭.躍者龍之事也.三多凶而人惟危.四多懼而位近君.雖以聖德.尤所難處.其所以无咎者.或躍以進德.在淵以守位.故雖在天在田.在人皆隨其適至而在我无成心.以此處危懼之地.又何咎之有.九三九四二爻.文王當殷之末世見之.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飛龍在天者。以天德居天位也。九五大人。得位變化。利澤生民。天下固倏之於在田之日矣。今以天德居天位。豈不利見之乎。二五大人非有異也。特所處不同爾。故爻皆有利見大人之辭。在田則願見。在天則既見也。說者以二五大人爲君臣爻。利相見。豈知九二在田。已有君德。蓋乾純乎君。不取君臣相應之義。

上九。亢龍有悔。

龍潛於地之下。見於地之上。躍於天之下。飛於天之上。潛見躍飛。未有無其位者。上九以陽剛之極。處無位之地。窮不知變。以至於亢。能無悔乎。龍者君象也。時窮數極而亢於位。非殷之末世乎。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九者陽之窮。復變而爲一。是知陽數窮於九。未有窮而不變者也。乾六爻皆九。取其能變也。乾有至變之道。而上九不知適變之用。故聖人於六爻之後。復明用九之義。羣龍蓋指六龍言之。乾之六龍。惟不以剛爲首則吉。蓋上九以剛處上。則有悔。二五以剛處中。則利見。非吉而何。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大者無限極之辭。大哉者贊明不盡之意。乾之所以大者元也。萬物之始。無不資於乾之元。乃統天者。蓋天猶人之形體。乾猶人之精神。所以統天者乾也。所以運用形體者精神也。天且爲乾所統。則物之

資始可知。蓋一元之氣。升而爲雲。降而爲雨。品彙之物。莫不資之以流形。流形者形遷如流也。既散而爲雲雨之行施。又運而爲大明之終始。大明者離日坎月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之所終。乃月之所始。月之所終。乃日之所始。離日坎月一終始。而六位於是乎成矣。此言卦之六位備坎、離也。六位既成。然後因時乘駕乎六龍之陽。以御天而運行。則其爲亨可知。乾道之妙。循環變化。無一息留。而萬物流動遷改於雲行雨施之間。各正性命於保合大和之際。是知萬物之性命。乾之利貞實各正之也。萬物之大和。乾之利貞實保合之也。曰乃利貞。以見其功用之不分也。元亨利貞。周流不窮。乾何爲哉。首出於庶物之上。而萬國自臻於安寧之域。未有物之先則言萬物。既有物之後則言萬國。謂之萬國者。兼民與物言之。乾有君象。故言萬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乾者剛健中正純粹精之謂。天之運行。特象其健而已。故象不曰行乾。而曰行健也。記曰。誠者天之道。天惟其誠。故無息。自強不息者。君子體乾之行健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此贊六爻之辭。當初九潛龍之爻。一陽之氣雖動於下。羣陰尙盛而處其上。然龍本變化。姑潛藏勿用。以俟時陽本發生。今尙微而在下。故發生之功未見。九二見龍在田者。二陽發見於地之上。功漸及物。

象聖人執中道而用於天下。溥博淵泉。無乎不足。使賢者皆可俯就。愚不肖者亦可企及。天下皆君子之歸而合乎中。此德施之所以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乾者健也。乾乾者健之至也。終日運行。無不合乎乾。反復周旋。無不在乎道。故乾乾以法天。反復以求中。失中則違道矣。或躍在淵。進無咎也。進者咎之招也。九四汲汲於進德。而不汲汲於進位。何咎之有。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飛龍而在天。大人而居九五之位。乃其所也。不謂之作而謂之造者。明其施爲制作。與天同其造化也。大人之造既以契乎乾。此所以先天後天而皆弗違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理未有亢而不悔。盈而不虛者。上九陽窮於上而不知變。數過乎中而不知退。滿而致溢。其可久乎。然自有道者處之。則大盈若冲。不窮於亢。斯可久矣。用九。天德不可爲首者。善用天德者。用其變。不善用天德者。用其剛。窮而能變。此聖人所以貴用九之道也。夫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於人乎。聖人不敢以剛爲天下先。所以全其天德也。乾卦爻象之序與諸卦異者。易畫於義繇於文。爻辭作於周公。彖象作於孔子。篇秩次序。各因其世。自王弼釋經。欲其先後相備。乃類而聚之。以彖次繇。大象次彖辭。爻辭次大象。小象繫於爻。惟乾一卦猶存古文易。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四德之元。配四端之仁。豈非善之長乎。亨者一氣之通也。一氣於此而亨通。衆美於此而會聚。故曰嘉之會。利者一氣之利物也。然義以裁制爲事。而利不生其間。則不和。一氣之斂歛。乃義之裁制也。而萬物莫不說。是裁制之中。有利乎物者存也。故曰義之和。貞者一氣之正固也。以此爲物之根本。則物之

歸根者抱夫一。以此爲物之根本。則天下之動者貞夫一。物抱夫一。然後發生者本焉。事貞夫一。然後無窮者出焉。故曰事之幹也。是知貞乃亨利之所終而元之所始。猶剝有不食之果。升有不息之貞。所謂幹也。文言而下凡六節。或以天氣。或以人事。或參天人之義。以發揮四德六爻之義。諸卦皆無文言。獨乾、坤有之者。蓋乾、坤者易之緼。諸卦義皆緼藏於其中。亦猶天地之大。無一物之不備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體元而在我則爲仁。仁者宜在高位。故足以長人。一國施仁。則一國愛而戴之。一家施仁。則一家愛而戴之。是知體仁者雖不期以長乎人。而自有爲人愛戴推尊之理。豳人之歸太王。天下之歸于周者。以其有長人之仁。而人心惓惓自之容釋。猶萬物發育乎春。而震爲長子也。君子體乾之亨。會聚衆美。斯可以合禮。如男女以亨嘉而會合。則有婚姻之制。少長以亨嘉而會合。則有鄉飲之序。君臣以亨嘉而會合。則有朝聘之儀。是嘉美之會。足以合禮文之盛。猶萬物相見乎離。而離爲文明也。說以使民。則民忘其勞。說以犯難。則民忘其死。七月之一詩。東山之四章。忘勞忘怨之義也。先王之於民。勞之所以逸之。殺之所以生之。故能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此利物足以和義之意。猶萬物彫瘁於秋。而說言乎兌也。事以智謀。物以智創。智而不正。則事變得以搖之。謀而不正。則異議得以屈之。守而不固。則衆力得以傾之。故曰貞固足以幹事。猶萬物終藏於冬。而成言乎艮也。君子體此四德而在我。則我之四德。卽乾之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而隱未見知於時然聖人存其在我者而知與不知非所計也故遯世無悶聖人無心於隱顯而不成乎名故不見是而無悶道在所樂則行之而不疑外在所憂則違之而不顧憂樂一徇乎道而從違不係乎人確乎有守而不變此時乎而潛者所養如是中庸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其潛龍之德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以龍德居中則位在所略而德在所先故以龍德正中言之正中者如日必作夜必息寒必裘暑必葛適其中而無過不及故曰正初之潛三之惕或過或不及而勿用厲無咎之不免惟二有正中之德而無虧欠不全之處發而爲言則皆中庸之言而無不信制而爲行則皆中庸之行而無不謹著誠去僞而邪妄不得以干吾之防德雖足以善乎世而未嘗有矜伐之心內外交相養如是則輝光日新溥博淵泉大而化之謂聖矣則九二雖未有君人之位已有君人之德矣故聖人特引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而以君德稱之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處人道之危。而能無咎者。進德脩業而已。忠信也者。所以爲進德之階。脩辭立誠。所以爲居業之地。然進德脩業。初無定法。知至者已至之功也。知終者未至之功也。知其已至者。既能至之。非見幾之明者能之乎。知其未至者。復能終之。非擇義之精者能之乎。如是則以此處上。雖受天下而不爲泰。吾何驕。以此處下。雖簞瓢陋巷而樂不改。吾何憂。德業兩盡。而驕憂兩忘。雖處危厲而無咎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下無常。以其位言之也。進退無恆。以其心言之也。上下無常。非爲邪以干時。進退無恆。非離羣以自利。進德脩業。欲及其時。以盡性分之所當盡。故處難處之地而無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萬物聲應氣求。各以類應。然水流濕而不就燥。火就燥而不流濕。雲一於從龍。風一於從虎。故萬物皆以類相與。非其類者不與也。不類於物而能類物者聖人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物孰能類之。惟其道至公也。故於物無私。大同也。故於物無異。萬物無不由其道。此聖人作而萬物無不覩之也。本乎天者。

其性親上本乎地者其性親下各從其類如是蓋不期然而然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有位則貴未有無位而貴者有民則高未有無民而高者上九非無位也以驕於貴而失其位非無民也以窮於高而失其民非無輔也以亢於上則賢者安於下而不爲輔又何動而不悔哉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微而在下故勿用時舍者時止於此終日乾乾行其進德脩業之事而已或躍在淵自試其德業之成否飛龍在天則居上而治龍德而至於亢窮不知變宜其災也乾元用九者四時之運九十日而變變則復元故乾用九在元窮則變變則通而天下治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冬之藏也不固則夏之發也不茂潛藏於始者乃所以振發於後九二龍德著於在田之日而天下已被其文明之德與時偕行者時乎進德脩業故不得不與之偕行也乾道乃革者九四雖未至於飛龍位天德而乾道至此已革矣乾道既革進至於五則飛天矣乃位乎天德者九五天位所以位乎天德出寧之君與時偕極者時既極而不知變是與時偕極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者乾用九在元九十日

而變。乃見天之法則。不可易也。元者始也。九十日則復始。用九。則不與之偕極矣。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此合四德而言之。乾元不止於始而已。由始而亨。亦元也。利貞者性情也。乾之性無不利。猶人之性無不善。人之情有邪有正。乾之情則無不正。蓋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始者元也。美者嘉之會也。利者乾之性無不利也。乾既無不利。則言其所利。反不足以盡乾。故不言所利。大矣哉。乃贊明不盡之意。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乾之大不可以一理盡。故總剛健中正純粹精七字以形容之。蓋六爻純陽。爲天下之至剛。剛動不息。爲天下之至健。潛見躍飛。皆得其中。進退存亡。不失其正。積剛健中正以極於純粹精。然後足以形容乾之一字。聖人又發揮於六爻。以旁通曲暢其情意。一卦六位。皆乘以六爻之陽以御天。而運行六龍者。六陽也。乾之運用。正象乎天。六陽之氣。升而爲雲。降而爲雨。而天下無不得其平。則乾之功用博矣。敢問純粹精何別。姑借米喻之。不雜之謂純。去其糠粃之謂粹。除其糟粕之謂精。又以六爻旁通諸卦。初九變爲姤之初六。則龍變爲魚。九二變爲同人之六二。則文明以健。九三變爲履卦之六三。則履虎尾咥人凶。九四變爲小畜之六四。則血去惕出。九五變爲大有之六五。則離明當天。上九變爲夬之上六。則剛長乃終。又以六卦旁通乎六十四卦。其意莫不該貫。乃見乾之六爻發揮有無窮之義。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

成德者德之全也。一毫虧缺。不足謂之全德。既成矣。而行因之以著。非德之外有所謂行也。潛龍雖有聖人之資基。猶待養之而後成。隱而未見。其德尚微。未及於見也。行而未成其功尚微。未至於成也。是知初之弗用。非不用也。養其德以大其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君子之德。至於中而止。學以聚之。所以會此中也。問以辨之。所以擇此中也。寬以居之。所以守此中也。仁以行之。所以用此中也。故雖在田。而有君人之德。回問爲邦。雍可南面。其潛龍之德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三四介乎四剛之間。承乘皆剛而不中。故三不免危。四不免疑。九四於乾道乃革之際。尤所難處。於此而能自疑。知進德而不求進位。何咎之有。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中天地而立。稟陰陽粹精之氣而爲人。其初未嘗不與天地相似也。惟其不能體天地之大。養其小體爲小人。則與天地異矣。大人者。惟能全正大之理。抱陰陽之粹。故能參天地日月四時鬼神而無間。蓋

天地者陰陽之體。日月者陰陽之精。四時者陰陽之變。鬼神者陰陽之靈。乾之二五利見。天地合德也。六位具坎、離。日月合明也。行此四德。四時合序也。潛見躍飛。變化不測。鬼神合吉凶也。夫然後建大中。兼三才。超乎數而不囿乎數。理在我。則是我先乎天。而天不違乎我。理在天。則是我後乎天。而我不違乎天。天時即元亨利貞運行不息者。以天之大。且不我違。則人鬼可知矣。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亢者中之反。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上九過乎中。不知進極必退。存極必亡。得極必喪。能無亢乎。聖人非能有進而無退。有存而無亡。有得而無喪也。惟能體乾之變。用剛之正。知進知退。而不牽於進。知存知亡。而不囿於存。知得知喪。而不係於得。進退存亡得喪。一付之數。而在我無成心。達時之變。而處之皆得其正。如權萬變而衡當平。時萬變而中常在。曾何亢悔之累哉。兩言其唯聖人乎。深以歎唯聖人處此。然後能不失其正也。又乎、疑辭也。言其不止於聖而極於神矣。言進退存亡而不言得喪者。蓋時有進退存亡。而我無得喪。所以爲聖人也。

又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說。

元者、陽用事之始。亨者、陽用事之終。自春徂夏。物之見乎離。則陽之終始大明矣。終始既大明。則六爻之位。自一陽來復。推而至上九。六位各得其時成。六位之功既成。茲乾所以乘六龍而御天也。此說亦

通。

䷁坤上坤下

一中亟三。積一二三。總之而爲六。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萬物資始於乾。資生於坤。故元亨之德同。乾以剛健爲貞。坤以柔順爲貞。故利貞之德異。牝馬之貞者。乾龍變化。極於飛天。坤馬柔順。終於行地。蓋變化者君之象。柔順者臣之道。牝馬取其健不勝順也。人臣之道。患在健勝順。牝馬之貞。則健不勝順矣。健不勝順。則患其柔佞而入於邪。君子有攸往。則不至於爲邪矣。蓋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健順兩盡也。乾爲馬。坤以柔順變之。則爲牝馬。坤爲牛。離得坤之正性。則爲牝牛。易之取象。旁通不拘。王弼曰。義苟在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卽此意也。先迷後得主利者。牝雞無晨。西雲不雨。先則失道而迷。女待男行。臣待君唱。後則得主而利。主猶守也。後得主作一讀。且以八卦致用之序觀之。乾統三男於東北。坤統三女於西南。西南三女之位。得朋也。東北三男之位。喪朋也。人臣貴乎喪朋以事君。不貴乎得朋以爲黨。安貞吉者。以順爲貞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言其尊。有始之義也。至言其極。有終之義也。大則無方。至則有所矣。始則未生。

終則成形矣。蓋月本無光。承日之光。坤非有元。資乾之元。坤之資生。所以承乾道之資始。坤之厚載。所以合乾德之無疆。此坤之元即乾之元也。無所不容曰含弘。無所不達曰咸亨。不以惡物而廢容載者含弘也。不以僻陋而廢發生者咸亨也。坤之含弘光大。莫不承乾之施而後亨。此坤之亨即乾之亨也。坤爲牝馬。即地之類。若良馬老馬。乃乾之類。非地類也。坤至柔而動也剛。牝馬至順而行則健。以健濟順。故能任重而致遠。行地而無疆。此坤之利貞。所以異乎乾之利貞也。柔順而不貞。乃小人之所尙。柔順而利貞。乃君子之所行也。先則迷而失其道。後則順而得其常。西南得朋。則陰類愈盛。雖得何益乎。東北喪朋。進與陽交。雖喪何損乎。故得朋則徒與類行。而無交感化生之功。喪朋則進與陽交。而有君臣會聚之慶。故京氏易傳曰。女既嫁。降父之服。臣既仕。先公後私。言臣妾之道。自其夫與主之外。則皆私也。人臣而能安於貞。斯可以應地無疆。蓋地惟其安於貞。故能載華嶽不以重而壓。振河海不以深而洩。此地之悠久無疆也。應地無疆。則與之同是悠久矣。乾之君子。行此四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坤之君子。安貞之吉。則應地之無疆。道不虛行。只在人爾。坤之一爻。其致意於貞者二。其言無疆者凡三。豈非正固乃其本。無疆乃其用。至於應地無疆。則爲臣之義盡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隤乎宅卑者地之勢。坤之德則取其至卑而至厚。故能載物而無疆。乾之大象言健。坤之大象不言順而言厚者。凡天下之逆者皆薄也。自厚德之君子觀之。安有毫髮之不順哉。故言厚則順在其中。而順

未必能兼厚也。德之薄者。驕矜自高。傾危必至。己且不能自持。況載物乎。乾之象不言乾。乾之德不可盡也。惟健其庶幾焉。坤不言順者。順之爲德。未足尚也。有坤之厚。斯足尚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堅冰至。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聖人於陽。護其微而戒之於始。於陰。則防其漸而絕之於終。初六微陰始生。而曰凝者。陰性慘而行疾。纔生則凝。天地陰陽。迭相往來。其來必有所自。其往必有所藏。當盛暑之時。地下愈深愈寒。陰氣之凝也。蓋自此始。豈不曰履霜乎。特以盛暑之月。人不之覺爾。馴而致之。其終必至於堅冰而後已。姦子賤子之禍。常萌於國家之盛時而不覺。非智者孰能察之。田氏篡齊。來於威公之霸。六卿分晉。肇於文公之興。趙高之姦。蓄於始皇之時。竇憲之亂。始於光武之世。司馬懿之禍。生於魏武之手。五胡之亂。基於平吳之後。皆當其盛時而不之覺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居中得正。盡地道者也。中則不倚。故直。正則無邪。故方。直則不阿曲以從人。方則不詭隨以徇物。所以充實光輝而至於大也。乾之大。則極而至於聖。坤之直方。至於大而止矣。入聖則未優。爲賢則已至。故以直方大言之。君子靜而涵養者。無非中正。動而發見者。無非直方。蓋惟天下至靜。爲能動。至柔爲能剛。六二居卦之中。處地之正。宜若靜而不動矣。今乃以動言者。靜蓋其本。而動則其用也。以柔居柔。宜若諂曲而不能方。此言直方者。中則直。正則方也。卦之六爻。惟六二處地道之正位。故直方之義

發於此。六二靜而中正。動而直方。乃出於性之所蘊。德之所有。及因事發見。則皆自然而然。非有所習而後能也。蓋有所習而利。則所見於所習。習則利。不習則不利。不習無不利者。皆出於自然而然。果何待於習。又何施而不利哉。茲所以爲臣道之盛。而地道之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三以陰居陽。內明外晦。有章美之才。而不自炫曜。臣道所當然也。三惟含章。然後可貞。苟自曜其才。則失正矣。蓋人臣而自曜其才美。鮮不爲才美所累者。惟養明於晦。藏智於愚。庶乎其可貞也。至於或從王事之際。則無以成功自居。惟代君以有終而已。蓋不盡心於從事。則爲不忠。不歸功於其上。則爲不智。必全保身之哲。審從事之宜。則其含章不發者。終於必吐。特以時而發。則材足以任事。智足以達權。而其智光大足稱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謹不害也。

四陰既長之時。君子好遯之日也。當危行言遜。以包周身之防。括、結也。囊所以藏也。斂其才智而韜藏之。則是非兩忘。毀譽無由至矣。天下皆知毀之爲害。而不知譽之尤爲害也。當小人浸盛之時。而有譽於世。取禍之道也。乾之潛龍。隱而養德。將以致用也。坤之括囊。退以避禍。處於無用也。潛龍當一陽之始生。括囊當四陰之浸盛。所處之位有不同也。而括囊之義。爲引身而退者設也。若夫立人之本朝。而括囊以自全。首鼠而兩可。特張禹、蘇味道之流爾。豈六四之義哉。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易首乾、坤。以嚴君臣之分。五君位而坤以臣處之。衣在上以象君。裳在下以象臣。五雖尊位。而裳則臣象也。乾六爻皆君象。故九二在下而曰龍。坤六爻皆臣道。故六五雖居尊而曰裳。黃者土之正色。其文美。其性順。六五以中德居尊位。以順德守臣節。寧有不吉哉。元吉者自天祐之。故曰元吉。五以臣道居尊位。上不迫而下不疑。如伊尹攝政以訓大甲。周公攝政以朝諸侯。而有辭永世。德音不瑕。非文在其中而美之至者。能如是乎。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六陰極於亥。純坤用事之時也。一陽雖未生。而乾實位乎亥。此陰陽氣爭。君臣分雜之際。故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當陰極之時。而以龍言之。不與陰之意也。龍本飛天而澤物。今乃戰於原野之間。蓋陰恃其盛。而不退以遜陽。聖人推陰數之極。其道必窮。故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陰盛陽微。其勢必爭。能無戰乎。玄黃雖雜。雌雄必決。能無傷乎。血陰類。雖玄黃尚雜。而陰有必傷之理。故以血而言。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乾用九在元。所以大其始。坤用六在貞。所以大其終。人臣之道。保其初節易。保其終節難。惟能安貞於始。斯能永貞於後矣。乾大其始。坤大其終。所謂德合無疆也。或問坤用六何以配乾用九。蓋六者六甲之數也。四時之運。九十日而變。六甲之數。六十日而周。故四九三百六十。六六亦三百六十。此九六之

數。所以爲乾坤之用也。或曰。乾坤用九六。其數既然矣。敢問九六之所由本。曰。天地之生數五、天一。天三。天五。倚之而成九。地二。地四。倚之而成六。說卦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此明九六之本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乾體剛健。貴乎純粹。坤體柔順。貴乎剛方。使坤一於柔而動不剛。一於靜而德不方。則違牝馬之貞。昧坤順之義。故柔者坤之體。剛者坤之用。靜者坤之性。方者坤之德。用根於體。而德出於性。以此待陽之倡。則後得主而有常。以此承天之施。則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言其不止於順也。必順中者健。然後足以承天而時行。時行者承天而行。時發者從事而發。則知坤之行。以承天而時行。非如乾之行健不息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善惡之積。非朝夕之故。慶殃之來。非朝夕之間。其所由來者漸矣。故積善而成君子。易以陽象之。及陽氣剝盡而成坤。則君子之道有時而消矣。然一陽復出而爲震者。餘慶之不泯也。積惡而爲小人。易以陰象之。然陰氣決盡而爲乾。則小人之道有時而亡矣。然一陰既始而爲巽者。餘殃之猶在也。善積於前。慶鍾於後。惡積於身。禍及子孫。天道好還。事理必至。猶陰之始凝。順而長之。則至堅氷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惟正故直。惟義故方。直以言六二之正。方以言六二之義。然先言正義而後言敬義者。蓋地道貴正。故以正言之。君子體坤之正。必敬以直內。然後不流於邪僻。所以爲正也。君子體坤之義。斯度宜以方外。然後不捨己以狥外。所以爲義也。敬義並立。直方兩全。則推四海而準。通蠻貊而行。其德斯不孤而立矣。德至於不孤。則其直方之理大矣。以之遇事。則皆其涵養者爲有素。又豈待習而能何不利之有。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邵曰。陽知其始而亨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六三含章不曜。不居其成。乃人臣所當然。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知斯三者之義。則知地道當無自專以居其成。有代終以任其勞而已。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天地交通。則聖人出而萬物咸亨。天地不交。則賢人隱而萬物閉塞。蓋互文以見義。天地變化則微。而草木莫不蕃殖。況其大者乎。天地閉塞則大。而賢人尚且隱遯。況其小者乎。君子於此。身隱而名不彰。所以遠害也。乾之初九。龍德而隱者。以陽尚微。坤之六四。臣道而隱者。以隱大盛。君子之隱顯。隨時而已。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言色之美。黃中者美在其中也。中有至美。斯能達逆順之理而無所蔽。故能正大臣之位。而無僭上之嫌。居大臣之體。無侵君之失。有諸中而形諸外。故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而不可揜。豈不爲美之至哉。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疑似也。隱盛則似陽。勢盛體敵。其終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以正其名。猶未離乎陰之類也。故稱血以示其傷。曰玄黃者。天地尙雜陰陽未辨也。及玄黃旣判。則如天冠地屨之不侔。豈可得而雜哉。故天玄而地黃。

☳震下坎上

乾、坤之後。繼以屯、蒙者。屯爲人道之始。必立之君。蒙爲人之幼穉。必立之師。君子之任。與天地竝。此屯蒙所以繼乾、坤之後也。天地旣判。以造化之權付之三男。故屯以震、坎成卦。長男與中男用事也。蒙以坎、艮成卦。中男與少男用事也。自乾、坤而下。卦之備坎體者六。震主長子之器。艮處少男之位。而居中用事。極天下之至勞者。惟坎而已。此一六所以爲水數。天地造化。於此而分。君子經綸。由茲而始也。邵堯夫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蓋知此意。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爲人道之始。故元亨利貞之辭與乾同。乾、坤易簡。盡於二卦而無遺。人道多端。雜見於六十二卦而後備。此元亨利貞之理與乾異也。屯之元亨。謂當屯之時。實有大亨之理。屯之利貞。謂當以貞固守正爲利。君子於此。能固守其正。則可以經綸天下矣。震動在後。坎險在前。屯難方興。處康屯之任者。當勿

用有攸往。往則陷於險。而民失所依矣。惟衆建諸侯以司牧之。乃康屯之利也。易言利建侯者。屯、豫二卦。蓋天下方屯。人心未寧。則急於立賢以牧養斯民。天下已豫。四方無虞。則大封諸侯。以蕃屏王室。建侯雖異。而所以爲利則一也。屯、豫建侯。皆有震體。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坤一索於乾而得震。故曰始交。再索於乾而得坎。故曰難生。此乾坤之剛柔始交也。以六爻言之。九五之剛。始交乎六二之柔。而六二之柔。乃有乘剛之難。此二五之剛柔始交也。大凡陽氣困於陰盛之時。君子處於小人未退之際。皆爲屯之世也。六子之序。震爲長子而坎次之。屯之爲卦。震在下而坎重焉。坎險在前。雷雨未作。膏澤未降。非屯難之象乎。大亨貞者。於屯難之中。固有大亨之理。而處康屯之任者。必知大亨貞之義。蓋雲雷未作。雨澤未及物。則爲屯。雷雨既作。澤已及物。則爲解。此言滿盈者。及其既亨。則必有滿盈之理也。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者。蓋草而未齊。昧而未明。天之造化萬物。其始皆然也。治之未定。猶草而未齊。功之未成。猶昧而未明。此康屯之始也。故天造之始。草昧而已。成之者六子也。何爲之有哉。君之致治。造始而已。何往之有哉。然天雖付於六子。而其運未嘗息。君雖付於諸侯。而其心未嘗寧。故人君之康屯。不必親往而後有功。建侯以代之而已。雷雨之動。其氣已滿盈乎天地之間。物雖未生。而已有奮發之意。天造之始。雖尚草昧。而已有絜齊之理。人君當草創之始。紀綱法度。猶未遑立。聲明文物。猶未大備。宜建侯以助。安民而不自安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乾坤不自任其勞付其用於震坎此雲雷所以爲亨屯之象也然雲布於上雷動於下雖未成澤而震動絪縕之氣已有解散之理此天下所以有待乎君子之經綸之大起於一心惟因性循理無汨其序則有條而不紊矣易以坎爲水爲雨爲泉言其功已及乎物惟屯施未行需須有待獨爲雲象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磐言其居安桓言其威壯當屯之時弱者不能自立必依於强以有立初以陽剛在下衆心所恃以爲安者磐桓居貞而不敢輕動然屯難方興非衆建諸侯以爲助豈能獨濟乎故繇言勿用有攸往爻言利居貞卽此意也方天地肇判君臣未立鹿豕狉狉草木榛榛斯民趍走不足以避利害羽毛不足以禦風寒爪牙不足以充嗜欲必求其强且大者而庇焉此后王君公所由立也故聖人推本建侯之義既言於卦之繇又言於爻之初初九雖在下然繼乾坤之後居屯難之始濟屯之責實在乎此則知初之所以磐桓者志於行正而已行正者出斯民於屯難之中也易以陽爲貴陰爲賤初能以一陽之貴下二陰之賤實爲卦主故建侯之辭與繇辭不易互體坤爲衆爲土震爲長子有得民之象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況於大得民乎初雖非君位而能大得乎民則有君道矣民捨此將安歸乎初九以貴下賤而大得乎民九五以剛居尊而尤屯其膏民心無常撫我則后是知屯之九五不取君位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於此可見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當屯邅之時上應於五乘馬班如而不進者以其迫近於初九之陽剛然初九非爲己之寇難乃欲與之爲婚媾而六二守正無與之字育之理必至十年天地之數周而屯難之數極知五之不可與有爲乃與初有主育之功聖人謂六二之難以其乘初九之剛而迫近之始則守正不字至於十年乃字者反經而合乎道也故曰反常此箕子佯狂爲奴卒爲武王陳洪範之象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三以柔居剛不中不正處屯難之時居震動之極貪於所得而不虞後患陰性晦昧不知擇主而從之猶人之即鹿欲動於中見昏於外但入于山林草莽之中迷惑失道而已果何益哉夫若君子見幾而作以其往必有咎不如舍之爲愈六三既有往吝之戒又有君子幾不如舍之辭者何也蓋自三至五互體艮艮爲山有林中之象又爲止有見幾而止之象君子於此則見幾而作小人於此則往吝而窮惟其所擇而已往吝窮者往則必吝吝猶不改必至於窮吝者有過而憚改之意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四與初爲正應初震體爲折足之馬而四乘之猶班如而不進者必待求而後應也孟子曰仕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六四待求而往故其往則吉無不利蓋往與初九成康屯之功以弘濟斯民則舉天下皆蒙其利矣六四舍屯其膏之主以從大得民之君非見幾之明能如是乎

此爻有微子去之象。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以剛居尊。處屯難之時。既不能衆建諸侯。與天下同其利。而使初九磐桓居貞。以得民於下。又不能親附大臣。資以輔佐。而使六四乘馬班如。以往應於初。上下之情不通。而德澤不加於民。此屯其膏之象也。小而爲一國之主。不侵君以得民。以此爲貞則凶。豈不有乖於大亨貞之義。處屯難之中。不能弘濟博施以拯斯民。又何光大之有。坎爲雲而未雨。有屯其膏之象。此爻象殷之末世。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二之班如。待時而字。四之班如。待求而往。上之班如。果何時耶。處屯難之極。近屯膏之主。是雖泣血漣如以諍之。適足以殺其身而已。又何可長哉。原其設心。爲己計則愚。爲君計則忠。有比干諫而死之象。坎爲薄蹄之馬。上六乘之。終無出險之期。故班如而不進。坎爲血卦。泣血言憂傷之深。漣如言其續出而不止。又乘馬班如。欲應六三。卽鹿無虞。非才妄動之小人。至於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艮下艮上

古之學者。必有師。而盛德之君。亦尊道德而師之。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尙父。成王學於周公。皆以萬乘之君而學於其臣者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雖幼穉有可亨之理蒙之所以亨者非我求彼必待童蒙求乎我則有可亨之理使其不求而不告之憤悱之機未達玩褻之心已生雖告猶不告也我指九二而言童蒙指六五而言五艮體艮爲少男童蒙之象也我者以道自任之辭周、召告成王皆以我稱孟子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與我友筮所以決疑蒙之求我亦所以決疑蒙者精一以筮之教者精一以告之至於再三則其志不專宜其不告也然不告之告乃所以深告之也利貞者教者學者皆利乎貞正固精一所以爲蒙之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山在前而其下有險人之情見險必止蒙之象也然險而止者乃所以求其亨通也故蒙有可亨之道必求其所亨通之地而道達之則蒙者亨矣得其時中則蒙無所不亨蓋當其可之謂時適其時之謂中志應者彼求則有志我應之是應其志也如彼無其志我求以發之彼豈應哉人以精意求決於我如初筮於神是可告也剛中者誠實不變也初筮而告之者專一於中無所或撓如其有玩我之心至于再三則雖告猶不告也如是則非惟蒙瀆我而我亦瀆蒙矣蒙至於瀆則適以滋其蒙爾瀆猶衣之汙瀆久而益滋故瀆有滋意洪範休咎之證曰聖時風若蒙常風若是知蒙者聖之反蒙之與聖在乎養不養之間爾蒙以養正如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意加以一毫人爲則非養正之義於童蒙之

初而養其正。則渾然天理。而不汨於人爲。茲乃作聖之功用。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大象坎體言泉。惟蒙一卦。泉出於山。達於江河。放乎四海。混混然不捨晝夜。其孰能禦之。君子養源於一性之間。及其盈科而進。成章而達。必果其行。勿使或壅。育其德。勿使易涸。此有本者如是。果行育德。其終不至於聖不止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初六陰柔。微而在下。侹侗顓蒙。愚而無知者也。將以開發其蒙。利用正法以爲之儀刑。刑如刑于寡妻刑于四海之刑。所以儀刑之者。特用以說其桎爾。過是以往則吝。蓋發蒙之道。止於如是。不可過也。正法者正規矩典刑以示之。一說刑如朴作教刑之類。乃是發蒙之具。若以爲刑殺。則非也。桎梏。顏次仲以爲昏蒙之桎梏。此說爲優。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陽剛誠實。爲亨蒙之主。以我之有餘。包蒙之不足。蒙指六五童蒙而言。九二剛中。與六五爲正應。其所以包蒙而獲吉者。必待六五謙虛以下於我。如人之納婦。先備六禮以下之。此納婦之義也。人君以禮而下於我。致謙以尊乎道。此九二包蒙之吉。由六五能盡納婦之禮而有是吉也。則爲之臣子者。始得以負荷其國家之事。由其剛柔交接而然也。如湯幣三聘伊尹。學焉而後臣。然後伊尹得以任天

下之重。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學者之義。當謹其所從。六三於上九正應也。然剛强不率。非所當從。九二之於六三。非應也。然九二爲亨蒙之主。義之與比。六三不中不正。不能擇義而從之。猶女子之有行也。苟見剛强之夫。遂委己而從之。其所守不正。所行不順。果何所利哉。蓋捨九二亨蒙之主而從上九之正應。然上九剛强不率。在所當捨。苟往而應之。其行若順。而實不順。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學者之從師。猶陰之順陽。月之承日也。故以虛從實則有益。六四困而不學。不能資誠實之賢。以啓迪其心。則愚斯爲下矣。吝有憚改之意。六四無應於二。而又乘承皆陰。故有獨遠實之意。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困而不學者困蒙也。謙虛受益者童蒙也。古之賢君。自處以寡昧。退托於未明。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富有四海。守之以謙。舉天下片善寸長。悉歸諸己。江海所以王百谷者。以其能下也。九五屈至尊而學於九二之臣。則不挾貴矣。謙冲退托。以童蒙自處。則不挾長矣。有尊道貴德之誠。則不挾賢。夫如是。則雖不輕千里而樂告之以善道。順以巽者。蓋順巽以入於道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九過剛而處一卦之上。昏蒙之極者也。方且強梗而不率。怙終而不悛。如舜之有苗。周公之三監。孔子之少正卯。在所當擊。而不容恕。非如初六正法之所能化也。火炎崑崗。玉石俱焚。爲寇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禦寇也。去其強梗不率之上九。則上下斯服從其教。而無不順矣。

䷅乾下坎上

天一生水。所以爲造化之始。乾、坎氣交。所以致造化之用。邵堯夫曰。水天無應不成需。卽此意也。乾下坎上爲需。所以象人君下其臣。同心相需。以成事功也。蒙以待賓師。需以合臣鄰。人主能尊尙師傅以道問學。又能需臣鄰以成事功。則天下之治。以次而舉。此需所以次蒙。卦之六畫。坎中一陽。有□三陽之意。六四一陰。有阻三陽之意。上六一陰。有退避三陽之意。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君臣相需。以誠意交孚爲先。故以有孚爲本。中充是有孚。至於光明盛大則亨。貞固守此則吉。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心德旣同。何難不濟。是知有孚乃相需之本。涉川乃相需之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人情處平夷則舒緩。遇險阻則危懼。蓋投戈散地。離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異心。詩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是知人之涉難。必相須以濟也。方坎險在前。必有所待。是人情危懼之時也。又有

乾體剛健之材。何向不濟。故知險而能有所待。則非險之所能陷也。如是則雖處險難之際。而無困窮之理。需所以能盡有孚光亨貞吉之義者。九五之君。位乎天位。居所得致。需賢以濟。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趁。適其中。故曰正。此所以涉大川而利往則必有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於天。萬物所需。君子宴樂。天下所需。君子飲食宴樂。豈尸位素餐哉。必施其澤於民而後已。文、武燕朋友故舊。成王燕羣臣嘉賓。其飲食宴樂者。皆所以合其歡而盡其心也。蓋無事而定交。然後有事則可以相助。無難而好合。然後有難可與共濟。此飲食宴樂之義。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人情將有所爲。必有所需。三陽在下。同心而進。以爲九五之援。聖人不慮其不能濟。而慮其急於濟也。故戒之曰利用恆無咎。利用恆者。處之若無也。夫可濟而不濟。則爲失時。未可濟而求濟。則爲躁進。郊者遠於險之地也。雖去險尚遠。而先事以待之。此需于郊之義也。惟先事以爲之備。而又能鎮靜持重以乘時。雍容暇豫以應變。酬酢有裕。而不失其常。何至於犯難而行哉。蓋初九以剛健之材。遇險難之方作。而需于郊以待之。可謂臨事而懼。先事而防者矣。惟處之若無。而不失其常。所以成其功於後日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沙近水而能制水。九二剛中。近險而能制險。二陽上進。陰據其位。猶未退聽。雖小有言。君子不之恤也。蓋君子寧受小人之怒。而不寧貽國家之患。九二以剛居中。優游寬衍。而得制險之道。今雖有言。終必獲吉。故君子於此。要其終不計其始。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謹不敗也。

泥者水之瀕。九三與坎爲鄰。故稱泥。六四居坎體之下。坎爲盜。故有寇盜之象。致如春秋致師之致。九三居瀕險之地。與三陽相須以濟險。寇我之來。由己致之。豈容畏避。災難在外。而能敬謹於內。合三陽以同心協力。庶可保其不敗。不言有功。僅言不敗者。亦臨事而懼之意。彖言剛健而不陷。正指此也。蓋乾體剛健。尤戒躁進。苟不敬謹以待之。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晁錯之削七國。庾亮之召蘇峻。未必皆非。而幾至於覆邦。豈非輕躁寡謀。徒致寇至而不知敬謹之義乎。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四一陰居二陽之上。以阻其進。然三陽與九五同心相需以濟險。非六四之所能阻也。及三陽並進。一陰不足以敵之。而爲之所傷。然後下從初九。順以聽乎君子之命。故雖有需于血之傷。而不至於大凶。血者陰之傷也。蓋小人失勢。然後聽命於君子。君子雖得志。而不害乎小人。此爻曲盡君子小人之情狀。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倚三陽之助．成濟險之功．能以飲食宴樂固結羣賢之心而不昵比乎六四之一陰．其爲貞吉可知矣．君臣上下．以志相投．以道相與．交孚無間．如鹿鳴之燕羣臣嘉賓．成王之燕及朋友．非君臣上下沈湎淫佚之比．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又酒所以養陽．食所以養陰．中正所以養心．九五位乎天位．以應天下之所需．如雲上於天．以應萬物之所傞．需于酒食．象天下之求養於君．安得人人而給之．但以中正之德．應天下之需而已．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需卦二陰皆爲險者也．四以君子爲可陷．故傷而出自穴．上以君子爲可敬．故安而入于穴．穴者陰類之所安也．三陽相需上行．有不速之象．而上六敬以待之．是能棄小人之類．以從君子．豈不以吉終乎．故雖以不仁而在高位．而君子無已甚之心．猶得以入于穴．而未至於大失也．蓋君子之於小人．固無兩立之勢．而未嘗有無小人之心．但得其不妨賢．不擅命．退處於無用之地．使君子小人兩得其所而已．是知小人各爲身謀．故臨難不暇相救．君子存心以恕．雖得志不爲已甚．此所以有君子小人之辨．以上六之未大失．校六四之需于血．則大失矣．

䷅坎下乾上

需、訟皆以乾、坎爲體．需則情親．訟則情乖．交不交之異也．故乾、坎之氣．交通成和則爲需．不交而爭則爲訟．造化且爾．況於人乎．屯必有蒙者．因人之生而後教也．需必有訟者．因情之親而後乖也．是知易

卦之序。皆本造化自然之理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需、訟卦辭。皆首言有孚者。需非孚則無功。訟非孚則背理。窒者抑塞而無所伸。惕者戒謹而有所懼。得中而止則吉。終極其事則凶。當人情乖爭之時。利見大人。以辨曲直。不利涉大川。以同患難。以終爭乖隔之情。而涉患難。則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其能免於陷溺乎。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尙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天下之情。健而不險。則不生訟。險而不健。則不能訟。今也。乾剛於上。坎險於下。上剛則有陵下之心。下險則有陷上之意。險而遇健。訟之所由起也。訟有孚窒惕中吉者。九五一剛自乾而來。得中而不過。如人之訟。以剛而來。得中則止。而不狃於爭矣。君子之於小人。中國之於夷狄。小而刑獄。大而甲兵。皆訟也。訟無曲直。怙終必凶。國無小大。好戰必危。故老子以佳兵爲不祥之器者。知訟之不可成也。九五大人。尙中正之理。以聽天下之訟。故利見大人。以平其曲直。若以此而涉險難。則人情乖違。互相擠軋。必淪于深淵而後已。何所利哉。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下之情。其終於乖者。未有不始於同。乾位乎亥。坎位乎子。乾、坎同宮。其本同也。及其行。則天上浮而

永就下。天西傾而水東注。動輒相違而不相合。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則知訟之所由起。故作事謀始。則可以息爭訟之端。是知天水終違。所以有訟。作事謀始。所以無訟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在易他卦。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皆相應。處訟之時。人情乖隔。則向之相應者。反而爲訟矣。初六材卑質柔。不勝其位。不能訟者也。九四恃剛陵己。初不得已。一與之辨。不永其所事。但小有言而已。當訟之時。雖小有言而不永其事。豈不以吉終乎。終吉固異乎終凶。然猶待辨而後明。不若不爭而自勝之爲愈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以剛爲險之主。九五以剛爲健之主。二者角立而不相下。所以有訟。然乾爲君而在上。二爲臣而在下。自下訟上。非惟力不能勝。義亦不克也。其邑人三百戶。懼禍患之連及。故歸而其邑人皆逋竄而去之。蓋九二以臣訟君。則人之逃己。亦無足怪。目疾曰眚。無謂邑人之逃己爲所見之不明也。九二訟上。如春秋衞侯與元咺訟之類。乾伏坤。坤爲土爲邑。邑人三百戶本乾體之所有。而九二恃險以爭之。理既不順。勢又不敵。此邑人所以逋竄也。自下訟上。則過患之至。自己取之。掇。言取之易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凡訟皆生於貪。貪則不足於舊。故無涯之欲。何時而饜。不安分守己。以食其舊德。必貪人之功以爲己

功。冒人所有以爲己有。倖得躁求。以至於訟。六三以柔居剛。材不勝位。不能訟者也。故處訟之時。人以爭訟爲能。己以不爭爲勝。舊德者先人之餘澤也。上九以剛陵己。乃能食其所素有。而不與之爭。貞者固守其正也。厲者惕若自危也。斯可保其以吉終矣。至於或從王事。則不敢貪天之功。以爲己有。無成者。不以成功自居也。從上則異於訟上。終吉則異於終凶。六三一爻。在他卦則爲不中不正。在訟則爲不爭善勝。易之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也如此。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二與五爲敵。自下訟上。勢不順也。四與初爲敵。恃剛陵下。理不直也。故皆有不克訟之辭。況初之辨已明。四雖欲以剛陵之。亦無與之爭者。苟知其理之不克。反而安於義命之常。一變其好爭陵下之舊習。而安夫此理之正。則吉矣。四之恃剛以陵下。本有失也。能安貞則不失矣。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大人。爲聽訟之主。崇至仁以銷獷戾之習。尙中正以公聽斷之衡。善者聞風而自化。惡者見非而不爲。文王遜畔遜路之俗成。而訟息於虞芮。豈非無訟之道乎。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以剛處上。健訟之極。六三從上而不爭。故上九則以訟而受其服。或錫者。或者之所錫與。非以義得之也。得以不義。失之亦然。故終朝之間。而奪之者三。鞶帶如左傳莊公二十一年鄭伯享王。王以后

之韠鑒與之。杜氏注云。韠帶而以鑒爲飾。今西方羌胡爲然。古之遺服也。鄭伯有功於王。而後王以此賜之。所以旌其功。今韠帶不出於君錫。而出於或錫也。不以功受。而以訟受。命服以章有德。以訟受服。則人皆鄙而奪之者至矣。何足敬哉。夫九四恃剛陵下。苟能安貞。猶可獲吉。上九以訟受服。雖或三褫。僅不足敬。惟九二自下訟上。犯義命之大戒。禍患之至。皆所自取。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哉。

䷅坎下坤上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卦上體坤。互體亦坤。坤爲衆。不謂之衆而謂之師者。取其有紀律而可師法也。九二以一陽統五陰。爲卦之主。自二至上。有五人爲伍之象。初六一陰在後。有後殿之象。積伍兩以至於卒旅軍師。而兵法所由起。是知兵寓於農。自有成象。故聖人聖而寓於卦畫之間。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以貞爲本。丈人老成有德者之稱。九二坎中之陽。爲卦之主。坎應黃鐘之宮。律度所自出。人君任老成有德。律度所自出之人以帥師。則有吉而無咎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衆也。貞、正也。不恃其衆而恃其正。以我之正而正人之不正。則民心歸往。而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九二剛中之將有應於六五之君。則其委任必專。坎爲險。坤爲順。出民於萬死一生之中。非險乎。然行險而順乎民心。雖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者。知其毒我者。乃所以全乎我也。如東山之詩說

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毒民而至於死。民猶忘之。則民之從也可知。毒如鹽以毒攻毒。孟子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瞑眩所以瘳其疾。故雖毒天下而民從之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見地不見水。兵寓於民。見民不見兵。此古者井田之法寓兵於農之象。容民畜衆者。容其民於無事之時。而畜其衆以爲有事之備也。又容民如地中有水。含容而無不包。蓄衆如水之在地中。蘊蓄而不可見。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六以陰居陽。不正也。師以貞爲本。故於此明師出以律之義。師者出萬死一生之地。必有紀律法度而後出師。使師出而不以律。雖善戰猶凶。況不善乎。如程不識軍行必正部曲。擊刁斗。而虜不敢犯。李廣極簡易。無紀律。雖號飛將軍。而所向輒無功。蓋善戰者有時而敗。紀律法度。所以保其不敗也。律謂正其紀律。使坐作進退。皆有常法。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若師有功。則左執律。蓋示其師出以律之意。初六師之始。故言出師之法。上六師之始。故言賞功之道。所謂初上者本末也。於此可見。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以一陽統四陰。於下有五人爲伍之象。此伍兩軍師所從起也。行師之道。當以閫外之權寄之大將。九二雖處人臣之位。實爲一卦之主。蓋處大將之任。不可以不剛。剛而至於過。則貪功倖勝。殘民以

逞。非保國之將也。九二剛得其中。可進則進。不必其進。可退則退。不必其退。或攻或守。皆不失其中。斯可以吉而無咎。如楚子玉剛而無禮。所以有城濮之敗。人君能任夫在師中吉之賢。乃所以承上天寵綏四方之意。王三錫命于剛中之賢。是乃所以懷保萬邦之民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輿、衆也。尸、主也。將貴專而不貴衆。若不專任賢將。而以衆主之。則政出多門。號令不一。兵雖未戰。而敗徵已見矣。其能有功乎。春秋以師無功爲敗績。如遷延之役、邲之戰。皆以輿尸取凶。六三以柔乘剛。處九二之上。如或任之。使衆主其事。適以取凶而已。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老子曰。君子居則貴其左。用兵則貴其右者。以勇士爲車右。則左爲不用明矣。春秋謂師再宿爲次。左次者。次於無用之地也。用兵與其躁進以取敗。寧若左次而無咎。六四陰柔。無剛果之材。然以陰居陰。亦有貞正之義。左次而不輕動。雖無非常可喜之功。亦不至於失其常度。春秋邲之戰。晉魏錡求公族。趙旃求卿。未得。士季曰。二士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使鞏朔、韓穿師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則持重而左次。雖未有功。亦可保其無咎。夫師師而左次。類於逗遛而不進。疑有咎也。然勢未可進而舍止焉。乃未失其故常。又何咎之有。九二在師中吉無咎。六四左次。雖未全吉。亦可免咎。抑九二之次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師貴乎有將。貴乎專制。執言者奉辭伐罪也。古者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所以除民之害也。與師以討有罪則似之。有爲者罪人斯得也。六五陰柔之君。慮其擇將之不精。任將之不一。既使大將帥師。又使偏裨衆主之。則政出多門。號令不一。取敗之道也。以中行者。九二在師中吉。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得進退之中。若使諸將衆主之。則其任使不當矣。春秋邲之敗。由任使不當有以致之。唐肅宗使中人監軍。而李、郭九節度之師不戰而自潰。此輿尸所以無功也。長子指九二而言。弟子指六三而言。聖人於二爻。既明示其吉凶之戒。復於六五總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之義。蓋人君之出師。自任將之外無餘事。故詳複言之。使知懼也。自二至四互體震。震爲長子。坎爲中男。有弟子之象。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當用師之後。人君策勳而命賞。大者開國而爲侯。小者承家而爲大夫。豈容小人得廁其間。亂生乎小人。如用之而有功。必爲他日亂邦之本。武王大封。皆錫予善人。晉荀吳寧不伐鼓。而不使餽間倫有功。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坤下坎上

師以畜衆。比以聯民。古者兵民一致。居則爲比閭族黨。出則爲伍兩軍師。故比與師反對。師以行險。比以安居。下體坤。互體亦坤。四方有土之君。北面以比于一人之象。九五南面而立。奄有坤土。上六昏迷獨後。其君安得不凶。一陽統四陰於上。亦有五家爲比之象。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之所以吉者。必擇元永貞之君而比之。斯可無咎。原筮、再筮也。如周禮蠶之原。蒙之初筮。貴乎精專。比之原筮。在乎詳審。元永貞者。體元居正而有常者也。原筮而得元永貞之君以比之。斯可無咎。不寧之方。莫不來比以求安。一夫獨後則凶。又易以夫象君。人臣而後其君。安得不凶。後漢建武二十三年。初哀牢夷未嘗交通中國。其王賢栗遣兵擊鹿茅。鹿茅人弱。爲所禽獲。於是南風飄起。水爲逆流。哀牢衆溺死。夜虎復出而食之。餘衆驚。賢栗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茅。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後四歲。賢栗等遂率種人詣降。求內屬。此不寧方來也。光武初興。公孫述據蜀。隗囂據隴。底其後皆爲漢所滅。此後夫凶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之所以吉者。如輔車相依。脣齒相附。在下者莫不順從天下所以原筮元永貞之君而比之者。以其能制義於上。故不寧之方。去彼之不寧。就此之安寧。上有德之可親。而爲下所比。下知其德之可親而比之。此上下所以相應也。一夫獨後則凶。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能親地。地不能自親乎水。君能親民。民不能自親乎人君。此地上有水比之象。先王德澤欲其下流。恩波欲其滲漉。衆建萬國。使之絲繩牽聯。總合乎上。一人之勢。不能偏親乎天下之民。故親諸侯。而使

之推君德澤以致之民。是則親諸侯乃所以親民也。易大象凡言先王者。皆推原其始而言之。古者大封以建萬國。大賓以親諸侯。比以一陽統四陰。有五家爲比之象。積比閭族黨州鄉而建邦設都。此萬國所由建。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君子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初六本無應於二。然處比之時。惟義是比。何拘乎應。但來其有孚者而比之。六二中正有孚者也。初六由近而比之。捨六四之應而近比乎二。若有咎也。反以無咎。始雖陰虛。由能比中正之賢。斯有以致盈缶之實。缶者虛中有容之器也。初六近比乎二。六二中正。取友必端。故復因二以比乎五。是他人之應。亦爲己之應。他人之善。亦爲己之善。此爲有他吉也。象舉比之初六而言者。以初六處比之時。不拘於應。所以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亦不自失也。

比不拘乎應。六二以正應自內而比乎五。若私而非私也。蓋九五以中正之德。爲天下所比。六二雖自內而比之。亦爲正而獲吉。夫拘正應而比之。若自失也。雖有應而不失其中正。故亦不自失。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拘應而比上六。無首之凶。是比之非其人也。亦可傷矣。傷之一字。凶悔吝不足以盡之。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四之應本在初。然初六陰虛。不足比也。能擇義而比之。不內拘初六之應。而外比乎九五之賢。若非正也。乃所以爲正。蓋陰虛而親比乎賢。在下而順從乎上。何吉如之。六三不中不正。不能比賢。六四雖柔而正。故能擇賢而比之。蓋惟賢知賢。而不賢者雖有賢不比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顯比者。其德顯著。爲天下所比。顯比而不私其應。如昭我周王見休之意。民之順從者聽之。其不從者不强也。三驅者。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之。禽之迎我而來者不殺。周禮。王田則說驅逆之車。驅逆者。舍其逆我而取其有向順之心也。故前禽義所當失。邑人雖近而不私於告誡。位猶居也。九五居上。示以正中之德。如日之方中。四方萬里。莫不咸仰。舍逆取順。則前禽在所當失。邑人不誡。則近者無所泄。所以使天下而歸之中也。又位正中也。謂九五處於上。不私六二之正應。不褻邇。不忘遠。正得其中而無輕重厚薄之私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君爲元首。上六處一卦之上而後其君。是無首也。安得不凶。如禹之防風氏。周之商奄四國。皆比之無首者也。其能有終乎。

乾、坤肇判。屯象。物之始生。蒙象。人之幼穉。而君師之分立矣。需以濟難。訟以息爭。師以用衆。比以聯民。而興王之業成矣。然無禮義則上下亂。故小畜明事君之義。履以定尊卑之禮。自乾、坤而後凡十卦。然後經綸之業成。十者數之成也。小畜下卦三陽。皆以剛制人主之非心。邪念。然不若六四以正道柔行。巽入於其心。所以□畜君之義。而爲一卦之主。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以臣畜君。大畜以君畜臣。以小畜大。故以小畜名卦。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人臣能畜君而納之於善道。此小畜所以亨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以象君臣之情未通。故膏澤不下於民。密雲所以致雨也。今密雲而不雨。以其自我西郊也。西郊爲兌。偏於陰而未交乎陽。所以不雨。必進而至於乾。則陰陽交通成和。雲行雨施。而膏澤下於民矣。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卦以六四爲主。六四以正道而居大臣之位。上下五陽。皆有求應之心。此小畜之義也。然巽而不健。則懦而不能强諫。宮之奇是也。健而不巽。則剛愎犯上。鬻拳脅君以兵是也。必健以犯顏。而巽以入之。剛以有守。而中以濟之。然後畜君之志行矣。此臣之畜君所以亨也。密雲不雨。以其自我西郊也。西郊偏於陰。安能致雨。貴其往而交乎乾。乾位西北。陰陽和則雨矣。占雨之法。乾爲天門。巽爲地戶。朝看東南。東南巽位。爲地戶。陰也。朝屬陽而東南有雲。是陽氣交乎陰也。故雨。暮看西北。西北乾位。爲天門。陽也。

暮屬陰而西北有雲。是陰氣交乎陽也。故雨。若夫密雲自我西郊。而不交乎陽。則豈能成致雨之功。故曰密雲不雨。尚往也。往則進而交乎乾。陰陽交通。君臣道合。膏澤下於民矣。若夫自西郊。則其施猶未行。亦不與人臣自專之意。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傳曰。太虛無礙。大氣舉之。此風行天上之義。蓋虛氣生風。故風行天上。是天爲風所畜也。以天之剛健。而爲風之柔巽所畜。象君子有剛健之資。當懿美之以文德。檃括其身於道德之中。則不盛氣以陵物。不悖戾以犯上。而剛健者於是乎全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九以陽居陽。象人臣以剛正之道畜君於其始也。當非心邪念之未萌。而復之於道。使過咎之不形。畜君之義。於是爲善。卽孟子謂大人格君心之非是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牽復者。非心邪念之已萌。牽之而使復。猶不失爲畜君之善。蓋牽復而在中。則無過剛不巽之嫌。猶不至於自失也。若牽復而過其中。則非惟不能納其君於善道。且將有失己之患矣。九二牽復在中而不自失。如太甲既立不明。桐宮思憂。而能處仁遷義是也。比初九則大有間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過行不中。强以繩墨法度節制其君。徒健而不巽。則諫之不入。如輿之說輻。則不能載上而行。夫妻側目而相視。則不能正其室家。乾伏坤。坤爲大輿。自三至五互體離。離伏坎。坎爲夫。離爲婦爲目。巽爲多白眼。有夫妻反目之象。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一陰爲卦之主。而畜君於上。必推誠上通於君。使之交孚無間。然後傷我者去。而惕懼者出矣。斯可以免咎。血者陰之傷也。離伏坎。坎爲血卦。上合志者。君臣之間。志同道合。則諫行言聽。而膏澤下於民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九五推誠以交孚其臣。攣如者視爲一體也。鄰。如書所謂欽四鄰之鄰。以其近乎人主。故謂之鄰。富以其鄰者。由其交孚無間。故道義之富。皆臣鄰之助。使臣鄰之情。得以上通。而不獨富於道義。則君德資之以進矣。同體謂之攣如。異體謂之交如。此其別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當畜君之功未成。則以往爲尚。及畜君之功既成。則以征爲凶。上九處一卦之上。畜君之功成。而膏澤下於民矣。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如范蠡扁舟五湖。張良從赤松子遊之類。於此而不知止。則必危。而前功盡廢矣。君子於此所尚者用德。以載其君。妻道臣道。而不知載上之義。雖貞亦危。況不貞乎。月幾望。

猶可保其盈。若既望。則敵日而虧矣。君子推數之極。玩物之理。不可復進。進則以疑取凶。畜君之義終矣。

☱☰兌下乾上

履卦自乾而來。以九三變而爲六三。則乾變而爲履。所謂禮由陰作也。故履爲禮。而以履虎尾爲名。九五乾君。有虎之象。由初至四。自後而履之。有蹈虎尾之危。初九剛而守正。居易以俟命。九二剛而得中。履道以安常。爻皆無履虎尾之辭。六三不中不正。履虎尾見咥。九四以剛處柔。履危而知懼。上九周旋無虧而元吉。在上可不謹於禮乎。

履虎尾。不咥人。亨。

卦以履虎尾爲名。天下安有履虎尾而不見咥者哉。蓋人之踐履斯世。皆危機也。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能以禮包周身之防。則雖蹈危機而不陷矣。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聖人制禮以和柔天下之心。凡天下至剛者。皆爲禮所屈。此柔履剛。說應健之義也。故在下者安於下。而有不敢校之心。在上者安於上。而有不可犯之勢。上下之分一定。而無犯禮之思。雖履虎尾而不見咥。所以亨也。使爲君而居尊以臨下。動皆由禮。則其剛皆不過乎中正。雖履帝位之尊。而不爲尊位之所疚。此其德所以光明也。又人之應世。不出於柔。必出於剛。人以剛健陵我。而我以柔說應之。是雖履

虎尾而不咥人亨。若夫以剛應物。而不過乎中正。雖履帝位之尊而不爲其所病。而其德愈光明盛大而不可揜。六十四卦惟此言帝位者。所以辨上下之分也。乾、健也。疚、病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天則極其尊。下地則極其卑。自天子之尊。以至於一命之士。猶天尊地卑之遼邈。然其下猶有輿臺皁隸之屬。於地之下猶有澤。於卑之中猶有極其卑。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履之辨分。其嚴若此。故象言天澤而不言天地也。君子觀象以嚴上下之辨。而定民志。使之安其分而無覬覦。斯無履虎尾咥人之患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行。獨行願也。

初九以剛守正。動皆由禮。安於義命之素。而不踰其分守。又焉往而有咎哉。獨行願者。飽仁義而不願乎膏粱。令聞廣譽施諸身。而不願乎文繡。故爻無履虎尾之辭。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以剛得中。所履在道。而無行險徼倖之心。所以有坦坦之安。而無履虎之危。爻亦無履虎尾之辭。幽人貞吉者。守其志節。而不爲勢利之所移。安於幽獨。而不爲紛華之所誘。久幽而不改其操。斯能貞固而獲吉。中不自亂者。在我有一定之守。而不冒沒於富貴。貪慕乎利祿。人能安分守道如此。又安有履虎尾之危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以柔履剛。而無中正之守。不能以說而應乎乾。果於犯上。勇於作亂。九五剛嚴在上。有虎之威。六三自後而履其尾。不度德量力。而有覬覦之念。猶人之眇其目。而自謂能視。不知其明者幾何。跛其足而自謂能履。不知其行者幾何。此所以履虎尾而不免咥人之凶。六三處諸侯之位。赳赳武夫。爲天子干城可也。欲爲大君不可。爲其才柔而志則剛。好勇而無禮。昧說而應乎乾之義。或問六三爲卦之主。爻辭吉兩爻辭凶。何也。蓋象總言乎柔履剛之義。爻指言六三之行險徼倖。而不能盡乎此理。爻象之辭。互相發明。自二至四。互體有離。離爲目。兌毀之。有眇能視之象。自三至五。互體有巽。巽爲股。兌折之。有跛能履之象。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以剛履柔。居近君之位。處人臣所難處之地。後世謂之嬰龍鱗。易象以履虎尾。同此意也。文王嘗體此以免商紂之難。蓋有犯無隱者。人臣事君之志。然視此若蹈虎尾涉春水之危。愬愬者恐懼不自安之意。故始雖危懼。終必獲吉。而事君之志行矣。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履錯對爲夬。故其義旁通。履以辨分。故象言帝位。而此言夬履。九五剛中正而履帝位。辨上下以定民

志貴乎剛果而有決。使不知貞厲之義。尤爲帝位之所病。蓋貞則有不敢自私之意。厲則有不敢自安之心。以此履帝位之尊。斯不爲所疚。而其德有以當其位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履、德之基也。人之操履。由下而至上。積卑以至高。初九素履。九二履道。進至於上。視所履於己。考其祥於天。則其旋元吉可知。旋者周旋無虧也。必元吉在上。而後大有慶。使九仞之山虧於一簣。吾未保其往也。

周易上經傳卷第二

䷊乾下坤上

泰、否雖有數。而保泰之功。實由聖人。泰封六爻初言拔茅彙征。二言中道用人。四五君相同心以下賢。三與上致無往不復與城復于隍之戒。而大象復以財成輔相之功。望人君後天地以成其能。乾、坤而後。閱十卦而後繼之以泰。泰一變而爲否。所謂十年成之而不足。一朝毀之而有餘。則保泰亨之治者。可不在治念亂。居安思危乎。

泰。小往大來。吉亨。

大者小之主。常欲小者之化。而天下皆君子。小者大之賊。常欲大者之去。而天下皆小人。故小者不往。則大者不來。君子小人無竝立之理故也。先言往後言來者。以在內爲主也。吉者福也。亨者嘉之會也。小往大來。則天下之福。而亨嘉之會自是始矣。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是天地之交也。天地交泰。則萬物無不通。君心下逮。臣心上通。是上下之交也。上下交則志慮無不同。彖特言天地者。三才之道交通。則萬物不言可知。下卦爲內。上卦爲外。陽爲健。爲

君子陰爲順爲小人內陽外陰是天地之泰也內健外順此一身之泰也內君子外小人此天下之泰也蓋以體言之則曰小大以氣言之則曰陰陽以卦言之則曰內外以數言之則曰消長以德言之則曰君子小人君子之道日長小人之道日消其爲泰亨可知矣聖人深致意於往來消長之際者蓋君子小人常對立於天下君子不能無小人亦猶陽之不能無陰也但能分別其類使君子在內據用事之權小人在外處無用之地君子常有以制小人而小人不得以害君子君子小人兩得其所斯所以泰通而治矣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六十四卦陰陽得其正而交者惟泰一卦則天地交泰而盡財成輔相之道者聖人之能事也后之爲言後也聖人後天地而明先天地之理以全天地不全之功故於泰於復皆言后財與裁通古文多通用天地之道或太過則裁劃其有餘天地之宜或不及則輔相其不足所以裁制輔相者蓋欲以左右斯民而歸之中也左之於其左則不偏於陽右之於其右則不偏於陰陰陽無所偏勝則斯民得以全其受中以生者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拔之於山林而薦之於宗廟然獲用者少而不用者常多故此爻以拔茅象君子之得時而類進鄭少梅曰稿於山林者茅之分也薦於宗廟者茅之幸也君子有潔白之德能爲可

用而不能使人必其用亦有幸不幸存焉耳初九一陽居卦之始有君子始進之象然天下之泰非獨力所能濟必引其類而進與之同心協力以成泰亨之功志在外者謂三陽俱志於外以建立事功而不復如考槃之在澗自三至五互體震震爲萑葦有茅之象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當泰亨之時君臣上下皆以中爲用有皇極之君必有皇極之臣以大中之道收拾天下人材而用之苟不協極不罹咎亦皇則受之然後天下之材無一不在乎幷包兼容之內故荒穢不治者吾不責其荒而取其肆暴虎馮河者吾不畏其銳而喜其敢遠者不以疎而棄近者不以黨而私其用人也一本乎大公之道而得尚乎中行之主尚猶言配合也以比成致泰之功其光大也宜矣聖人於九二之爻發明皇極用中之意蓋三陽引類而進此君子道長之時若夫小人之有材者其可沮抑而不用乎是雖小人之有材者亦以公心而用之斯有以壞其植散其羣益堅其爲君子之心則泰亨之治庶可長保矣此作易者之深意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聖人保泰之心常先事而爲之慮不待已至而後圖之謹堅冰於泉寒之初懼有凶於剛長之日蓋不欲苟一日之安而常爲萬世之慮也泰之九三治之盛時也常人處此以爲安聖人覩此以爲畏故當三陽之方外已慮三陰之將復蓋天下無有平而不陂往而不復之理非艱貞其守則無以保泰亨之

功。艱如周公之無逸也。貞如成王之守成也。如是則可以無咎而勿恤矣。其孚乎此。則于以享泰亨之治而有福。天地際者。九三居天地交際之爻。故聖人於此致無往不復之戒。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者。疾飛而下之貌。六四處大臣之位。謙恭以下士。不富者。不自恃其道德之富也。六五之君。體帝乙歸妹之禮以下賢。故能用六四之臣鄰。以禮天下之賢士。君臣同心。不待告戒而後孚。失實。如有若無實若虛之義。君臣皆虛心以下賢。而忘其中之所有。故曰皆失實。不戒以孚者。出於中心之所願。初又何待於戒而後孚乎。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六五以柔中之君。而下從九二剛中之臣。如帝乙歸妹。以王姬而下嫁於諸侯。由尊以降卑。自上而下下之義也。帝乙、商紂之父也。京房易傳載湯歸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貴而棄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自成湯咸至于帝乙。莫不體歸妹之禮以下賢。故能保商祀六百載。亨泰亨之祉。以獲元吉之效。不幸帝乙一傳。而紂不能守商家執謙下賢之禮。棄賢殺諫。比干剖心。箕子囚奴。故泰亨之治。一變而爲否。作易聖人。於六五之爻。明帝乙歸妹之義。中以行願者。與六二正應。以皇極之道用人。而行其致泰之願。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極必否。循環之理也。聖人推原其致否之由。坤土在上。猶累土而爲城。今頹於以下。城復于之象也。坤爲衆。坤體將毀。衆散民流。勿用師之象也。城復于隍。則無金城湯池之可守。無法度紀綱之可憑。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勿用師。開元承平。可謂泰矣。恃此不戒。一旦胡雛之禍猝起。而天子六軍不能受甲。豈非勿用師之象乎。城成而不修。必圮而爲隍。泰極而過中。必反而爲否。雖用師何益。自邑告命。則禮樂征伐。不在天子而在大夫。貞固不知變客之道也。命亂則權移於下。聖人推原泰變而爲否之端。皆自夫命亂者始。

䷋坤下乾上

泰、否雖有交不交之異。而乾、坤之體。則純全而不變。蓋天地有不動者存。故不爲否、泰所移。人無不動者存。故爲否、泰所易。聖賢能得天地之不動者。斯可以一窮通而玩否、泰。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泰所以反而爲否者。由用非其人以致之。蓋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卦不曰否而曰否之匪人。則其傷之之意可知。小人得志。常有不利君子之心。然君子當小人將爲不利之時。惟固守其正。斯可以免於否。蓋貞者君子所恃以處乎否者也。不利作一讀。謂時有不利。而君子則無往而不貞。匡人、桓魋欲害孔子。而孔子之聖。則未嘗爲所害。商紂欲害箕子。而箕子之貞。則明不可息。大往小來。此恃消長之常數爾。君子惟貞夫一以待之而已。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乃數之常至於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安可委之於數。忽人事而不修乎。德宗在奉天。嘗引桑道茂之言。而李泌言。君相不當言命。正恐其諉之天數。而忽人事而不修也。天下無邦。責在君相。而不在天數。無邦者。無綱紀文章。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否、泰反其類。故大小之往來。陰陽之柔剛。君子小人之內外。其辭反對。不曰內健外順。而曰內柔外剛者。內健外順。以一身之泰而言。內柔外剛。以小人之情狀而言。聖人特借健順柔剛以形容之爾。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小人在內而執其權。君子在外而居無用之地。小人之道。安得不長。君子之道。安得不消。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人之一身。上下之氣不交。非人道也。況天地之氣不交。則其閉塞可知。人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斯可辟天下不可辟之禍。此儉德辟難之意。不可榮以祿。則以義榮可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時乎而泰。則拔茅而彙征。征者進也。時乎而否。則拔茅而彙貞。貞者正固而自守也。故否、泰皆以拔茅爲喻。時有否泰。君子無時而不吉。此聖賢所以玩否、泰也。若夫小人則利於否。不利於泰。而君子之貞。

則安有不吉哉。蓋無貞固自守之節。則終於否。有貞固自守之節。斯可以吉其否也。志在君者。貞固自守於否塞之時。乃所以全其志節於事君之日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君子處否之時。能包小人而容之。則小人亦承君子而順之。故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相害。則小人在否而吉。大人在否而亨矣。然大人固在否而亨。亦何嘗亂於小人之羣哉。唐李鄘與監軍吐突承璀互相敬憚。其後承璀非惟不中傷之。且引之入相。此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之義。及李鄘至京師。恥由宦者進。固稱疾不拜。此不亂羣之義。以此觀之。君子生於否之時。抑何其不幸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小人當否而處高位。其所以爲持祿保身計者。無非爲可羞可愧之行。自以爲榮。而不知其包藏羞愧於千萬世之下。則其榮也。適所以爲羞也。陳子昂作大周受命頌。宋之問爲二張滌溺器。當時爲之以爲榮。莫甚矣。由今觀之。榮耶。羞耶。小人德不當其位。與患得患失之心重。顧亦何所不至哉。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上六命亂。則泰反而爲否。九四有命。則否反而爲泰。蓋君相造命而不言命。人君之命。卽天之命也。命出於上。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之謂有命。如是則舉天下之善類。皆麗于祉福矣。疇類也。離麗也。九四造命大臣。與九五大德之君同心。以休息天下之否。則變否爲泰之志行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九五有休美之德以息天下之否此大人之所以吉深戒前日否塞之爲可憂故其亡其亡之念不容釋管仲告桓公曰願君無忘在莒時唐太宗謂魏徵曰公不得忘鮑叔牙之爲人也蓋人復病則死國復否則亡否初休息漸以致泰豈可不戒其所遭之否而生慢易之心乎當以其亡在念不一而足而固其根本必如桑之苞可以固頹圮之其址苞者叢生也如是而後天下國家爲可保商高宗、漢光武之中興蓋知其亡之戒唐元宗、憲宗忽之以致胡雛宦者之亂休否之吉以其位正德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極則泰上九否之極天運終矣人情厭矣物理窮則必反故否將傾而爲泰如決積水而傾之其勢甚順莫之能禦始也否極必求所以傾否之道則其先之否者乃所以致後日之喜也然否終則傾安有長久而不返乎此又聖人致戒之深意

☲☰離下乾上

人道尚同而閉塞之能無否乎否之者由用匪其人而至於天地亦不交同人者由一氣之同推而至於與乾行而無間此同人所以救否塞之患也天輕清上浮而火性炎上此天火以氣同也天以太陽下照人得之而爲火此天之所以與人同也天之高高在上其道猶且下濟況人之生斯世其可孤立以與人異乎乾、坤而下至同人大有然後其卦具離體所以明二七之火數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之道貴乎廣不貴乎狹貴乎公不貴乎私人有求而同乎我則其同也以私而不以公至於同人于野則無所不同矣故妻孥之言多以私暱廢田夫野叟之言苟有當乎理而契乎心至於終其身而不能違是同人于野亨之義也人心苟同何險阻之不濟若夫小人惟用其私意故所惡者雖是而異所比者雖非而同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惟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大凡剛則好異柔則尚同然柔而不得中則其與人同者安知其非私六二柔得位於下而能得中以應乎乾乾、天也天人之理本同然而無間能同乎人斯能同乎天矣以卦體言之乾居上三十六策變其中爻則同乎離離居下二十四策變其中爻則同乎乾是猶二人之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其心無不同也同人之理惟其無所私則有于野之亨惟其無所異則有涉川之利同人至是則其所行與天爲一矣天無心與人同而人不能異乎天同人而至是然後爲同之至文明者文德著見而不可揜文明而以健行之則其輝光盛大日新而不已中正而應者以吾心之中正應人心之中正此所以爲君子之正謂之君子正者非狥一偏之見以爲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盡天下至正之理雖極天下志慮之不同而皆有以通之斯君子所以同乎人也後世國是之說一立自以爲是而是非之說反紛然而起

亦異乎乾之行與君子正者矣。同人、大有卦反對。同人如孔、孟。以文明之德同人於下。大有如舜、禹。以文明之德同人於上。文明之德同而所遇之時異也。他卦不申言名卦之義。惟同人之彖有曰同人同人曰之辭。說者以同人曰三字爲衍文。不知君子出而與人同。其義甚大。故彖特申言其義。自彖曰至曰同人是一段。又自同人曰至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是一段。如乾、坤文言皆重複其辭。蓋三才有不盡之蘊。故聖人必申言以盡其義。是知同人曰三字。乃文言曰之類也。不可以衍文視之。又六二柔得位於下。推其中正之理。雖應乎天而無愧。而況於人乎。同人之理。以其無所求於人。則有于野之亨。以其無所異於人。則有涉川之利。如此則非惟可以盡乎人之所爲。抑可以盡乎天之所爲矣。乾行君天之所爲也。知乾之所行。本於至誠而不息。則知天之所爲。本於至公而不私。文明以健。合乾、離二體而言之也。中正而應。合二五兩爻而言之也。蓋文明而不健。則物或蔽之。中正而不應。則物或間之。雖有同者寡矣。能盡二者以同乎人。然後爲君子之正。君子之正。即天下之志也。君子盡其正理。則先得人心之所同然。雖不求以通天下之志。而無難通之理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光下逮。火氣炎上。此天火所以同也。天以太陽下照。人得之而爲火。此天與火所以同乎人也。類族辨物者。物之性有不同。固不強之使同。君子觀天火之同。於不同之中。有至同者存。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分其形而同其生。則性遂。是使人物各得其同也。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子比而同

之是亂天下也類族辨物乃以不同同之故曰不同之同之謂大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一陰爲卦之主諸陽皆有求比之心初九以陽居陽以正道而居同人之始不求同於二不强同於五惟同人于門而已同人于門則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惟義所在是出門而與人同也如孔門更相稱譽而天下後世未嘗議之以其道義之同而非私也又門所以別內外入乎門則有限隔出乎門則千萬里之所從始也初居卦始心無系應出門而同乎人無往而不同矣夫不拘其應則無親疎厚薄之別出門同人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又誰咎哉初動成艮艮爲門有出門同人之象

六二同人於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三畫之卦乾七變成離離七變成乾乾、離同宗宗者本其所自出也六二中正天下之所同也上下五陽皆有求比之心二徒知應五之爲同而不知推中正以通天下之志之爲同則其所同者狹矣吝有狹陋之意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六二上應九五中且正也九三離體之極炎上不已欲求同乎二而不可得必欲攻五而間之故伏戎於莽以伺五之隙升其高陵以窺二之動然五以剛居尊而三之勢不敵二以中直相應而三之理不順雖有剛强之志猶歷三歲之久而不能興也聖人謂其伏戎而不興者以其所敵者九五以剛居尊

而不可攻也。至於三歲不興。則行將安入哉。莽在下。謂居上卦之下也。陵在上。謂居下卦之上也。小人多忌而好勝。非特喜人之同乎己。見君子之道同氣合。必欲排而間之。蓋不排其異己者。不能使人同乎己也。漢黨錮唐朋黨之禍。莫不由此。嗚呼。極小人之情態。於此爻見之。離爲戈兵。有戎之象。自三至五。凡歷三爻。有三歲象。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遠於二。猶隔九三之墉。四剛而不中。必欲强六二以同乎己。既乘三之墉以陵二。復恃己之剛以攻五。而卒弗克攻者。二遠而不可致。五尊而不可敵也。夫二五以中正相應。而三四乃欲壤而間之。於義屈矣。猶以弗克攻而吉者。以剛居柔。既困而知反於則也。則者義命之常。能安於義命。猶可變凶而爲吉。三四刼人以同己。然人心非可刼而使之同也。故二爻皆不言同人。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不取君位。君位不可以同人也。同人之卦。象人之涉世。必與人同。然人道多端。其所同者。皆出於私而不出於公。故六爻以强人之同己。與攻人之異己者象之。五之應二。位中而理直。二五以中直相應。而三四猶欲以私間之。能無不平之心乎。其先以正理爲所鬱抑。則號咷以鳴其不平。不平之極。必至於用大師以與之爭。及其既戰。則中正者勝。而非理者不勝。然後克其敵己者。而中直始得以相遇。勢均力敵。故言相克。六二離體。離爲甲胄戈兵。九五乾體。乾爲金。大師之象。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人之情有所同者。必有所異。同人之名立。則愛惡相攻而吉凶生。六二爲卦之主。上九獨遠於二。而不求以强同之。故有同人于郊之象。國外曰郊。上九同人于郊。不拘應於九三。不求同於六二。是同人于郊。而可以無悔矣。猶曰志未得者。蓋由同人于郊。以至于野。由同人于野。以至於通天下。然後爲得其志。上九以陽居陰。不正也。不正安可以通天下之志。欲其得同人之志。必盡君子之正而後可。聖人於此言志未得者。深有望於同人能盡君子之正也。

䷌乾下離上

大有者。同人之反而比之變也。比以一陽統五陰而居尊。故率土之君。皆北面而朝。大有以一陰宗五陽而得位。故繼天之明。以南面而立。此比之九五。所以爲顯比之君。而大有六五。所以爲文明之主也。然比必畜衆而後興王。故先師而後比。大有必與人同而物歸。故先同人而後大有。蓋比者創業用武之時。而大有者繼體守文之世也。比之卦序。當一六水數。坎經綸於始。故爲締創之君。大有卦序。當二七火數。離向明而治。故爲守成之主也。

大有。元亨。

大有之卦。一陰居尊而有五陽。其所有者大也。故曰大有。大非自大也。以得賢爲大也。有非自有也。以衆賢皆爲我有也。大有之君。法天體元而已。故自元亨之外無他辭。元亨者。體元而亨也。君道主仁。而

大有體元以宅尊。其有不亨乎。六五以仁守位。離明當天。而上下五陽皆宗之。此舜、禹之有天下也。陽爲大。爲君子。舉天下之君子皆爲所有。人君於此復何爲哉。守位以仁。配天地。大德日生而已。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之六五。卽同人之六二。然以謙柔之德。得至尊之位。則異乎同人之得位矣。居皇極之大中。則異乎同人之得中矣。上下應之者。以柔居尊。不自有其大。而天人皆應之也。以剛健之德。濟之以文明。故能應乎天而與時偕行。守位而以仁。遏惡而揚善。所以體元而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大明當天之象也。日暮慝作。羣陰既盛。則妖禽孽狐。得夜而爲之祥。及天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善惡類分。昭無白黑之不可欺。故君子於此。奮乾之斷。炳離之明。惡者遏絕而使之不萌。善者顯揚而使之不蔽。如舜誅濟惡之族。舉濟美之賢。則惡者遏而善者信矣。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遏惡揚善。非順天休命而何哉。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九有剛正之才。當人君有賢之時。然五雖得位。而與初不相應。是無交於上也。豈不有害。聖人謂無交之害。非初九之咎也。愈難進。愈無咎。爻辭指大有初九言之者。謂初九之才。本非有害也。特以無交爲害爾。故爻皆無凶悔吝之辭。以是知無交之害。其害小。苟合之害。其害大。君子知無交之害爲不害。

而苟合之害爲尤害。則無交之害。君子不害也。況九四非妬賢之佐。六五非棄賢之主。豈終以無交而不用哉。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者。無上下之交也。以孔子之聖。無交之害且若此。況大有初九乎。然孔子何嘗以無交而枉道以狥人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以大有謙柔之君。而委任乎九二剛中之臣。則二之責重矣。必大車以載而後可。大車者。乾伏坤。坤爲大輿。厚德以載物。以是副六五委任責成之意。斯可以有攸往而無咎。積中不敗者。惟剛足以任重而不敗。惟中足以趁時而有行。苟德薄力小。而欲當天下之重任。則必如書之臭厥載。詩之棄爾輔者矣。其能厚積於中而不敗乎。夫不度德而敗事。與食焉而怠其事。其咎則一。故大車以載。有攸往而後無咎。是知人臣任君之事者。必如是而後可。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如晉侯定襄王。其功足以亨乎天子。天子命之爲侯伯之類。九三剛正之賢。其功足以亨于天子。而無驕僭之心。若小人則弗克當此。時恃功專恣。適以爲害也。後世小人之有功於國者。不安爲臣之分。如桓溫之邀求九錫。反以取滅亡之禍。小人之害也如此。聖人於九三之爻。所以垂戒萬世者至矣。後世小人之恃功專恣者。可不戒哉。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處盛大富有之時非謙不能保之況居多懼之地乎詩言彭彭爲盛多之貌九四居四陽之首率諸陽與之俱進以剛明之才處甚盛之地可謂彭然其盛矣然太盛者臣道之所忌必匪其彭而不居其盛然後可以無咎九四居近君之位特立而無外交雖以初九之賢亦不與之應蓋大臣當秉至公以服天下不可狥私以害天下之公如是則雖以臣道處太盛之地而不見其盛正以其能匪其彭而明辨晳以示其不專也初九無交於大有之時則爲有害九四匪其彭於太盛之時斯能無咎易之趍時適變者如此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體謙虛之德以有天下之賢以至誠感人而孚自交以至順接物而威自肅所以吉也夫有至信以感發人之心志則不言而信尚簡易而徹除其防備則不怒而威武帝委霍光以周公之事昭烈付孔明以托孤之任至有嗣子不才君可自取之言而二臣終不負其所托焉用防之以爲備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乾之成卦變九五而六五則爲大有然乾之上九以亢極而有悔大有上九則自天祐之而吉無不利蓋六五厥孚交如所謂履信也履信於上則得乎人之助居尊用柔所謂思順也思順於上則得乎天之助上九道尊而德貴則置之於賓師所謂尚賢也尚賢於上則得乎賢之助所以履尊極之位而無亢極之悔也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既曰吉又曰無不利者任賢以享天下之福則舉天下無不蒙其

利也。凡易之理。泰極必否。益極必決。惟大有之上。以謙虛尙賢而吉。故象特指大有上吉而言之。或問此六五之君而繫之上九者何也。蓋五爲成卦之主。而上九則要其終。獲福之效也。

䷎艮下坤上

以乾之九三變坤之六三。則爲謙。蓋坤本在下。無高而能降之義。山之高伏於地之下。高而能降。豈非謙乎。大有以五陽宗一陰。謙以五陰宗一陽。人君執柔居尊。以有大物。人臣以剛處卑。而有大功。君臣兩盡其道。此大有故受以謙也。

謙亨。君子有終。

人能謙恭。無往不亨。謙恭出於中心之誠。故始乎如是。終乎如是。若夫小人驕矜自滿。始以驕飾而自欺。終以滿假而取敗。此謙亨惟君子能有終也。謙卦九三自坤而變。故有終。與坤六三爻辭旁通。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之運也。以氣爲主。而其用在下。用不下濟。則獨陽無陰。不能成光明之德。故赫赫發乎地。此下濟而光明也。地之處卑。以形爲主。然體不執卑。則以陰干陽。無以致上行之用。此卑而上行也。故天之虧盈。日月可見。地之流變。陵谷可見。鬼神害福。吉凶可見。人道好惡。損益可見。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道虧盈而益謙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地道變盈而流謙也。高明鬼瞰。正直神與。鬼神害盈而福謙也。自後

人先自下人高人道惡盈而好謙也天地人鬼皆貴乎謙所謂一謙而四益也德愈謙愈尊而光身愈卑愈不可踰所以爲君子之終也又在上而謙則如堯之克遜而光被在下而謙則如夫子之不居其聖猶日月無得而踰自古君子所以有終者謙也驕盈滿假其能有終乎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其形甚隱寓至高於至卑之象也禹之導山自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言山勢不絕從山而渡河也此地中有山之象君子體乾之象隱己之所長於無能之地裒人之有餘以益己之不足稱量人物之親疏小大而平其所施此謙所以爲得禮之中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六以陰居陽謙之象也又處一卦之下謙之至也故曰謙謙之至則助者衆雖用之以濟難又吉況乎易之地乎卑以自牧者致卑以防其驕吝之習自二至四互體坎初應四有涉川之象謙與中孚卦無坎體皆以虛而有涉川之辭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二居中得正積謙德於中而發見於外所謂聲無遠而弗聞行無隱而弗彰者也故曰鳴謙中心得者出於中心之誠然而非僞爲也自二至五互體震震爲善鳴故二上皆有鳴謙之象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以一陽爲卦之主。上爲君所任。下爲民所歸。乃韜晦於衆柔之中。退止於三陰之下。所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者也。豈不有終之吉乎。夫以賢陵人。未有能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況功者人之所忌。以功下人。則人有不心悅而誠服乎。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無驕吝之心。雖管、蔡流言。不能爲之害。此勞謙君子所以有終吉也。坤爲衆。萬民之象。自二至四。互體坎。坎爲勞卦。三居坎中。故有勞謙之象。君子有終。與卦辭不易。與坤之六三爻辭亦旁通。九三自坤六三變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撝與麾同。有揮却之義。六四上承謙虛之君。下乘勞謙之臣。亦難乎自處矣。今以柔居柔。體坤之順。上無自專之志。下無忌賢之心。君臣上下。無不利之。而四愈撝却謙抑以將之。若無所措其身焉。非事是君爲容悅也。非持祿養交以自固。特盡事上之道。得下下之宜。不違乎大臣之則而已。坤爲柄。艮爲指。自下執之。有撝却之象。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六五之君。謙虛挹損。不居其聖。故曰不富。凡有興作。皆歸功於臣鄰。如文王治內治外之道。既已竝舉而歸之於先後疏附奔走禦侮之力。謙冲如此。而人猶不服。則利用侵伐。而無不利矣。夫侵伐危事也。而此言利用。又言無不利。則其不服者固無所逃矣。若夫以驕矜而用之於侵伐。則喪師殄民。又何利

之有。文王伐崇徂莒。皆謙之極而征不服也。寧有不利哉。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之鳴。異乎六二之鳴也。六二鳴於內。所謂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也。上六鳴於外。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也。處謙之極而人不服。以是而志未得。則不平而鳴。宜矣。然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邑國者。己私之象也。征邑國者。克己之私也。與其鳴謙而不平乎物。孰若以是武克而施之治己。亦猶禹之伐苗。而益以滿招損謙受益爲戒。遂班師而敷文德。自反於謙之極。所以爲君子之終也。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坤卦六四之閉塞。以乾陽變之則爲和。乾卦九三之重剛。以坤陰變之則爲中。禮樂之中和。出於陰陽之變化。古人以聲屬陽。蓋謂是也。

有大而能謙必豫。人惟中有所得而謙順者爲能樂。此豫所以次謙也。豫有豫備之義。有說豫之義。有猶豫之義。蓋事不先定。何以能說。說豫者易至□□□不斷則猶豫之意生。故豫之一字含三義。當天下說豫之時。宜衆建諸侯以爲藩屏。故以建侯爲利。行師以征不庭。故以行師爲利。秦既併六國。身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故一夫作難而七廟隳。是不知建侯之爲備也。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是不知行師之爲備也。凡易五陰一陽之卦。多言行師。故坤上坎下而爲師卦。謙言可用行師。豫言利建侯行

師。復言用行師。比九五言王用三驅田。亦師之義。皆以一陽統五陰也。至純坤之卦。無陽以爲之統。則有戰野之象。古今帝王用兵。其權皆出於一。至春秋無義戰。戰國之君。糜爛其民。由純陰用事而無陽以爲之主也。然豫必兼建侯而言者。古者天子出征以討有罪。特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率諸侯之兵。以征不庭。建侯行師。雖曰二義。其實一也。震上坤下。有長子帥師之象。卦乃爲豫而不爲師者。以震爲長子。出可以守社稷。分土而治。故有建侯之象。諸侯有土地。有人民。社稷兵師卒業。皆在其中。此建侯行師之義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九四一剛爲卦之主。而五陰皆應之。則其志行可知矣。常人之情。剛應而志行。則易至於拂理。安能成說豫之功。惟九四之剛應志行。必順理而動。此說豫之所由致也。聖人復推夫豫順以動之義。雖天地之大。亦不外是。而況建侯行師乎。建侯以統衆。行師之禁暴。自有國言之。則爲甚大。自天地言之。抑猶有大於此者。天地以順動。亘古窮今而無所息。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而未嘗有毫釐之過。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而未嘗有晷刻之差。故乾之行始於坎。歷艮、震而左旋。坤之行始於離。歷巽、兌而右轉。日月會于牽牛之初。萬物始終乎艮。是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者然也。日月不過。則分至啓閉。各得其序。弦望晦朔。不差其度。是四時不忒者然也。震東方之卦。主仁。坤爲衆。爲順。聖人體天地順動。

以仁爲本。順而施之。故法說而不用。刑措而不犯。斯民皆循理而行。則刑罰清簡而其心服矣。豫之時義大矣哉者。豫之順動。止於一時。而推廣其理。則舉天地聖人不能違。故以大矣哉贊之。易凡言大矣哉。皆贊美不盡之意。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所以宣布天地生物之和。聖人作樂。所以象祖宗澤及生民之意。古者作樂以象德。故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九變而人鬼享。此言上帝祖考而不及地示者。舉天神則地示不言可知。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又曰。禘有樂而嘗無樂。以見先王之作樂。無非因雷聲之發收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以陰居陽。處豫之時。而以不正行之。是不以順動也。不以順動。特恃九四之應。拂理而行之。凶可知矣。初六以陰居下。不待九四之唱。反欲以陰唱陽。自下唱上。動輒逆理如此。四不之應。則志窮而凶。不亦宜乎。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九四一陽爲卦之主。五陰皆有求應之心。惟六二中正有守。上不爲六三盱豫之悔。下不爲初六鳴豫之凶。處二爻凶悔之間。不諂不瀆。介然如石之不移。非見幾之明者。能如是乎。其所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由能處靜以觀動也。故曰貞吉。貞固以守中正之理。安有不吉。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初六與九四。本有正應。但其動不順理。九四且不之應。況於六三。不中不正。本無應於四。而睢盱以視之。以求其應乎。盱者不正而上視之貌。遲者遲疑有待而不決之意。六三不中不正。求昵乎四。是以有悔。既知其有悔。猶遲疑而不退。能無重悔乎。原其致悔之由。不當其位故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以一陽統五陰。爲卦之主。說豫之功。皆由己致。此大有得之象也。人臣忌太盛。其心豈能無疑哉。當去其自疑之心。總合羣材。以翊載其上。盍簪所以總髮。冠所以恃爲固。人主之於天下。猶首之有冠冕也。九四總合衆陰。以載其上。故有盍簪之象。若成王幼冲。天下所由以豫者周公也。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公獨以身任之不疑。而成王亦終不疑周公。故能大得志而行道於天下。

六五。貞疾。恆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陰柔於上。九四剛介於下。貞疾之象。然美疢鴆毒不可有。貞疾良藥不可無。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六五陰柔耽於逸豫。有一諍臣。以貞爲疾。非五之病。乃五之福也。蓋中者大本也。其本不亡。則壽考而不喪。震爲反生。故曰不死。唐玄宗寧用韓休之直。瘠己以肥天下。貞疾不死之驗也。及罷九齡。相林甫。而天寶之亂。乃生於宴安酖毒之餘。則有天下國家者。其可無貞疾之臣哉。豫卦六五六二不言豫者。六二中正之臣。常以逸豫戒其君。

如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所以致說豫之功者。由見幾於始。所以敗說豫之功者。由昏冥於終。上六陰晦。處豫之極。而冥豫之習成。人君養尊。公卿養侯。昏冥日甚。恬不自覺。此風既成。則天下之亂。當自是始。惟知變其昏冥之習。斯可無咎。苟昏冥於上而不知變。何可長哉。

䷐震下兌上

邵康節曰。否將極處必成隨。否上九之剛來而隨二陰於內。初六之柔往而隨二陽於外。二三得初之剛而隨以動。四五得上之柔而隨以說。六爻莫不各有所隨。要皆以正而吉。隨以震、兌成卦。春為陽中。雷始發聲。秋為陰中。雷始收聲。雷聲之收發。皆得乎陰陽之中。君子之隨時。必盡時中之義。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之大亨。必利乎貞。然後無咎。故不盡時中之義。則不足以為正。故隨之為義。有隨乎人者。有為人所隨者。要皆不可以不正。聖人隨天下之時。而天下皆說隨之。堯、舜隨時而揖遜。湯、武隨時而征伐。伊、周隨時而致君。孔、孟隨時而說教。無非時中之義。使處湯、武之時。而欲為堯、舜之揖遜。處伊、周之時。而欲為孔、孟之設教。可謂之正而免於咎哉。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否卦上九之剛來而下二三之柔則變否塞之患爲說隨之功此所以動而必說說而必隨也夫天下之所以隨時者隨其時之中也聖人之動無非中故天下隨之蓋時無常是以中爲是聖人動得其中天下是之是之斯隨之矣故時所當隨天下莫不說隨天下人心雖不同而所以隨時則無不同小而言之出作入息春耕秋斂大而言之質文迭變禮樂因革無非時也聖人第因其時而動以先之故天下莫不說隨之矣非隨聖人之時也隨天下之時也聖人卽不免於隨天下之時天下寧有不隨聖人之時乎隨時之義大矣哉有贊明不盡之意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人皆知動之爲隨時而不知成動之終始者皆本於靜雷之於歲事也盡一歲發生之功而後養於澤養於澤者所以致來歲之用君子之行事也亦然窮一日之功業而後嚮晦入宴息嚮晦宴息所以致來日之用蓋靜而息所以養其動也其息也安則其動也利自處者厚則其及物者博此周公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夫身者道德之宅精神者一身之本君子以道德爲己任而動息寢處者庸可失其時哉夫人之戕賊其身勞弊其精神者皆在於嚮晦入宴息之後故終日乾乾至夕猶惕嚮晦宴息身其有不安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九之剛自否上九來下乎柔故變否塞而爲說隨是得隨時知變之義矣蓋天下之時無窮而變亦

與之無窮。苟昵於比已之陰。拘於九四之應。則溺於私而失隨時之正。夫九五以大中至正之道。爲隨時之主。卦雖有三陽。君子當知其所擇。官主也。渝、變也。必變其所主。而不拘於九四之應。出門而交。則有隨時之功。自二至四。互體艮。艮爲門。出艮之門。上交乎五之象也。夫變其所主。若非正也。乃以從正而吉。上交乎五。似有失也。然出門交有功。則實不失。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時無常是。以中爲是。九五以大中至正之道。爲隨時之主。六爻之間。隨之者吉。違之者凶。以道之所存也。六二有應於五。當隨時之際。設非其應。猶當擇義以從之。況欲捨九五之正應。而下比於曖近之初九乎。初九陽明。知擇義適變。故聖人與之以官有渝。乃爲從正而吉。六二陰晦。聖人慮其不知擇義而昵比於私。故以係小子失丈夫戒之。蓋隨必以正。苟有所係。則溺於私而失其正。況從正則遠邪。從非則違是。邪正是非。無兩立之理。苟係情於初九之小子。則失應於九五之丈夫矣。故言其弗兼與。而使之知所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六二近比初九之陽。而不隨九五中正之君。是係小子而失丈夫也。六三係九五之丈夫。而失初九之小子。故於隨時有求而得。猶必貞固以守。然後其志不惑。而能舍下以從上。聖人於六二六三兩爻。以丈夫小子互言之。欲其知所擇也。他卦六三不中正而凶。在隨則取其性陽明。能知所擇。故與之以有

求而得。居貞而利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爲隨時之主。而九四有獲於下。雖貞亦凶。況不貞乎。必推誠以交孚于五。使君不我疑。而我之所施爲。皆在乎道。以明乎己之不專。然後可以免咎。蓋隨有獲。於義爲凶。惟推誠存道。以明其所獲之功。皆爲君而不爲己。使上下曉然。知其無所私。則何咎之有哉。周公制禮作樂。退而就曲阜之封。伊尹告歸而陳戒于德。皆明其功之不爲己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以大中至正之道。爲隨時之主。而不拘於六二之應。惟有嘉德之賢。斯與之交孚而無間。則吉矣。位正中也。如需位乎天位。以正中也之義。位猶居也。故堯、舜之揖遜。則有皐、夔、稷、契之臣。湯、武之征伐。則有伊、呂、周、召之佐。人君惟推誠以交孚于嘉德之賢。而無私昵之心。則隨時之功成矣。但處以正中之理。則得隨時之義。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文王得隨時之義。能以剛下柔。故民心說隨之。紂之失其民久矣。慮文王得民心而拘之羑里。然拘係之愈急。而民心愛戴愈深。是拘係之。乃從維之也。文王反用此以亨于西山。岐山在西。上體兌。兌正西。故曰西山。紂之拘係文王。其處上而窮可知矣。

䷑巽下艮上

邵康節曰泰若甚時須至蠱以泰初上兩爻相易則泰變而爲蠱故泰之極猶未至於否也一變而爲蠱再變而爲漸三變而爲否矣則惑泰亨之時可不豫防夫蠱壞之萌哉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皿之蟲爲蠱穀飛爲蠱女惑男風落山皆爲蠱夫皿受蟲而壞穀化蟲而飛少男爲長女所惑艮木爲巽風所撼非蠱壞之象乎然亂極則治弊極則新天下之治如環無端除亂補弊則蠱極之中有元亨之理安可坐視而不恤必涉險履危以救之自三至五互體震震爲甲甲者事之始先甲三日自癸逆數而至辛辛者取其有作新之意後甲三日自乙順數而至丁丁者取其有丁寧之意況蠱爲事之壞而有事於營爲則先甲令之三日而示作新之意於先後甲令之三日而示丁寧之意於後甲屬木木主仁方有事之始而播令甲於下可不以仁爲之本乎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剛上而柔下指卦變而言巽而止指致蠱而言元亨而天下治此飾蠱之道也利涉大川此有爲之時也先甲後甲此有爲之令也夫蠱自泰變泰通之極欲反而爲否塞初九之剛往于上則變坤爲艮上六之柔來于下則變乾而爲巽坤變爲艮則自西南而之東北變西南之平夷爲東北之險阻此數所

以入乎蹇。乾變爲巽。則自西北而之東南。則陽之極。變而爲陰之生。則向之泰通者。寧不爲日後蠱壞之端哉。故曰蠱剛上而柔下。此巽而止者。乃致蠱之由也。夫人君巽而止。則優柔不斷。而不復有爲。人臣巽而止。則玩歲愒日。而不知有爲。天下巽而止。則風俗頹弊。而不能有爲。此蠱壞之形。萌於泰亨之盛時。駸駸日入於其中。而不自知。則巽而止之一言。有國有家者。可不以是爲戒乎。故剛上而柔下者。蠱之體。巽而止者。蠱之由。成卦有體。致蠱有由。則飭是蠱者。豈無其道哉。此所以繼之以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元者仁也。亨者通也。君無以仁乎民。則鰥寡憔悴。何自而拯救。上無以通乎下。則疾苦鬱抑。何自而能伸。當大壞極弊之時。仁政既行。下情既通。雖否猶可以爲泰。況蠱壞之後。不可復治乎。利涉大川。往有事者。將享天下之大利。其初必涉天下之大害。將履天下之至安。其初必涉天下之至危。蠱也者。乃君子有爲之時。而非無事之日也。必當涉大難以求濟。若處之以無事。則晏安苟且。始於蠱而終於否。安能有涉乎。故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則不弊而治。今日之事事蠱壞。由前日不事事以致之。將欲救時之弊。必涉大害。犯至危。往而有所從事於飭蠱之道。則蔑不濟矣。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故蠱非創始也。事至於蠱。事之終也。苟飾其蠱以作新於先甲之三日。而丁寧於後甲之三日。故曰終則有始。夫終則有始。非人爲使然。蓋天有十日。運行旋轉。如環無端。纔至於終。又始於甲。天之運行。猶且如是。況蠱弊之後。而不知作新丁寧之意乎。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彭帝錫易歌曰木落風吹子又生子承父弊蠱因名木落風吹有蠱之象飭其蠱而作新之則子有復生之理振其民而使之作新育其德而使之成就非大有所施爲拯救則無以變蠱壞之習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夫一洪水之變聖人所以振作其民且如此況於俗亂失世救壞而不有以振作涵養之乎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蠱自泰變乾爲父坤爲母今變而爲蠱以象父母敗壞於前爲人子者必當幹其蠱弊使壞者復全敗者復起斯可謂有子矣既有幹蠱之子則親不陷於不義而考可以無咎然改父之道始若危厲要其終而言之則安有不善者哉故吉夫弊者欲修蠹者欲去以迹觀之疑若不順於父而意則承父也書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意承考者改前人之不善而置之於無過之地是乃厥考之心也祭義曰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皆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彭曰蔡侯善掩前人過正謂此也巽伏震震爲長子有子之象父往而居上子繼父位有考之象蠱巽官歸魂之卦有子承考之象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彭曰七子能安母氏情此幹母之善也九二以陽應陰故言幹母之蠱陰柔之性安於無事而惡於有爲是蠱壞之深而幹之尤難者惟巽而入之以善道則不害義不傷恩而得剛中之道矣夫貞固足以

幹事而九二不可貞者懼其剛而過也剛而過豈幹母之道哉呂后王諸呂武后廢中宗陳平狄仁傑未嘗面折廷爭所謂不可貞者也而安劉氏者平也復廬陵王者仁傑也非幹母不可貞之義乎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初六九三幹父之蠱則一然或終吉或有悔者初六巽順而承意九三過剛以責善從道而不從君從義而不從命豈能無小悔哉然不至於大咎者以迹而言始若過剛以心而言終亦何咎匡章得罪於父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而已矣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爲子之道與其柔而裕父寧以剛而幹父蓋以剛幹父始雖有悔終能寘其父於無過之地以柔裕父適以增長其失而陷父於不義故戒之以往必見吝往猶言增長之也往未得者幹蠱可也增其過不可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之蠱用譽承以德也

蠱不取君位君位不可蠱也昔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何謂成親子曰君子人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豈非幹父用譽之道乎蓋父有過而子有德則子之德足以顯其親舜有瞽禹有鯀其惡彰矣然舜禹以大德受命聲名洋溢乎天下而天下不罪瞽鯀之惡皆頌舜禹之德非用譽承以德之義乎

上九。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上九當蠱壞之極。知風俗之頹弊。非一日所能振起。故處無位之地。而高不事之心。此制行矯俗。如伯夷、叔齊。聞其風者。百世爲之興起。若無意於幹蠱。而實有補於風教。故聖人高其節而謂其志可則。五爲王。四承之。三爲侯。二承之。上九居五爻之上。獨無所承。故有不事王侯之象。

䷮兌下坤上

四陽五陽之卦。其勢足以臨人矣。而不謂之臨。今二陽在內。反謂之臨者。剛長之勢。未有艾也。故有臨人之實。此聖人設卦之意。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二陽爲臨。其勢日伸。大者之亨。以其正也。然至于八月有凶。其消亦不久。則有臨人之勢者。其可恃哉。八月者。自一陽之長至於二陰之生。其數纔八月爾。復言七日所以幸陽來之速。臨言八月所以冀陽消之遲。亦進陽退陰之意。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浸而長。則有臨人之勢。說而順。則無所拂乎人之心。剛得中。則人心無不應矣。大者日亨。以其正也。足以見天之道矣。然大亨以正。雖天道之當然。而八月有凶。亦天數之不久。則處臨人之時者。當尙消息盈虛。而不失其正。則起乎數而不囿乎數。而與天爲一矣。蓋數雖有消長之殊。而天之所以爲天。亘古

窮今而不泯易於臨之象言天之道深有望於臨人之君子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者隄岸之象也隄岸所以臨乎澤高而不厚則有潰裂四出之憂厚而能容則有藏疾納汙之量君子觀象則略有盡之勢而思無窮之教晉有堯之遺風齊魯有聖賢之化教思無窮之效於此可見教思無窮則仁聲之入人也深容保民無疆則仁政之覆天下也大易不以天澤爲臨而以地澤爲臨其義蓋取諸此教思無窮者要之於勢位不行之日無後知君子之所以教雖八月有凶奚患哉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盡正道於臨人之始既足以感動乎人心故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其志一於行正豈不足以盡臨人之義乎又當臨人之時而無心於感人雖有臨人之勢處之若無其志一於行正所以吉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四陰在上二陽在下陰盛足以勝陽而陽長亦足以制陰而君子未嘗恃其有日伸之勢以與之角一以無心感之所以吉無不利也無不利者非惟君子之利而小人亦無不蒙其利小人雖未順乎君子之命而君子未嘗有忿疾之心以此見君子處心之仁也又初九盡至正之道以感人心九二剛中六五相應又有以感乎君之心故爻皆曰咸臨六五知臨之君不徧物以爲知而急親賢之爲務九二雖見信於君不阿意以求容故事必求其當言必獻其可而未順乎君之命所以吉而無不利者由其從

道而不從命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以陰據二陽之上。知其勢浸長。而以其言說之。是知憂其類之無所容也。既憂之。則知變矣。苟不知變。則咎豈不長哉。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臨之上卦。三爻皆柔。蓋臨人以簡不以煩。以寬不以異。六四以陰居陰而得其正。所以爲臨人之至。故以此臨下。則一出於至厚。以此處己。則一出於至正。能如是。則可以無咎而其位當矣。六四至臨。與坤元稱至略同。蓋六四坤體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聰明睿智。足以有臨。此君人之道也。古之聖人。威加四海。而屈於其下。知兼天下。而聽於其臣。故遠者效其謀。近者通厥聰。以此臨下。何知如之。蓋知者無不知。而其所以無不知者。不徧物以爲知。而急親賢之爲務也。二陽有臨人之實德。而五能任之。所以爲知臨也。使其察察以爲明。規規以臨下。豈大君之宜哉。行中者。不過乎察而行之以中也。事得其宜。莫過乎中。大君者。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也。坤伏乾。乾爲君。六五體柔而應乎剛。所以爲大君之宜。得爲君之宜則吉。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下闕

周易上經傳卷第三

䷔震下離上

臨言教觀言化至於教化不足然後威之以刑獄蓋用獄豈聖人之本心哉聖人將以化小人爲君子而强梗不率者有以梗吾治此大觀之後故受之以噬嗑也噬嗑以震離成卦離爲禮伏坎爲法然噬嗑與賁皆具離體一以明刑法一以修禮文何也蓋禮者刑之反而坎者離之變也禮刑相爲表裏於此可見

噬嗑亨利用獄

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大傳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故頤中有物然後成養人之功聖人聚民莫先理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噬嗑而亨所以利用獄也飲食人之大欲欲則必爭爭則爲之平其曲直是知用獄豈聖人之本心特利於噬嗑之時爾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頤中有物則身得其養如噬腊肉噬乾胏噬乾肉皆頤中有物也必噬而嗑嗑而亨也卦三亨三柔自否而來初六升而爲離九五降而爲震則剛柔分布有動而明之象否泰二卦全乾坤之體故噬嗑與賁皆以分言之除惡之道以用獄爲利用獄之道以動明爲本動則有威明則有決以此用獄斯得其

情蓋一於剛則無以盡其情一於柔則無以濟其決今剛柔既分以象是非曲直之既判則動而用獄所以明有罪也雷象其動電象其明遽然而至截然而下雷電既合天威始章而有罪者無所逃矣柔得中而上行者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用獄豈聖人之本心心以仁柔爲本然柔不得中必有太過不及之失六五六二皆柔得其中然六二以柔居柔失之太過不若六五以柔居剛剛柔相濟兩得其中也聖人於兩柔中之爻特取上行者謂六五居上司用獄之事六二以柔居柔而又在下非可施之於用獄也噬嗑不取君位用獄非人君之事也特伯夷降典皐陶作士召伯聽訟之類爾古人用獄皆有哀矜不忍期于無刑之意故以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而得中剛柔相濟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噬嗑先動而後明罪未著也故不言折獄致刑豐先明後動罪已著也故不止於明罰勑法聖人法電之明以明罰使之見而知懼法雷之動以勑法使之聞而震驚法所以垂後世故以先王言之刑所以制小人故以君子言之此噬嗑與豐之象所以異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屨所以受足校所以械其足屨校者足之械也校其足而至於滅趾其慘甚矣而曰無咎者制惡於初使之不行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卦以初上二爻象受刑其中四爻象用獄初九象制惡於初上九象小人之惡積罪大然小罪輕刑固宜寬宥何遽至於滅其趾乎蓋止之使不行是乃聖人所以深

愛之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滅趾、刖也。滅鼻、劓也。六二柔而中正。必無用刑之失。今噬膚而滅其鼻。非忍也。小人之强梗不率。自抵于法。所乘者剛。有以致之也。初九之剛在下。而六二乘之。故有乘剛之象。自二至四互體艮。麻衣以艮爲鼻。理或然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鳥獸全體。乾之爲腊。聖人未嘗以刑毒民。苟罪與法均。則不以毒民而廢法。將以治强校不率之屬。如腊肉之難噬。雖遇毒民之事。猶將爲之。故雖小吝而無大咎。位不當者。柔不得中。故有小吝之辭。

九四。噬乾肺。得金失。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肺者肉之附骨。至堅强難噬。而又乾之。猶甚於腊肉。九四一剛。乃頤中有物者也。在訟爲難聽之訟。在獄爲難決之獄。噬乾肺而得金矣。象治難決之獄而得其情。古者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示無私曲也。不直者入其矢而使之自反。則民訟禁矣。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聽于朝。示其不變也。不實者入其金。所以懲其不信也。則民獄禁矣。九四折獄而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記曰。刑者倂也。倂也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尤當以艱貞爲利也。蓋艱則有不忍用刑之意。貞則有不濫用刑之心。惟利艱貞。斯可獲吉。未光者。用獄非盛世事。未能使之無刑無訟。雖利艱貞而吉。亦何光大之

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以柔居剛.用獄貴乎剛柔得中.太剛則濫及非辜.不剛則縱失有罪.象曰.柔得中而上行.黃者中也.金者剛也.用獄以柔爲本.而以剛中濟之.然後爲得其當.六二亦柔中.然以柔居柔.失之太過.乾肉易於腊肉.剛中異於柔中.柔得中而上行.蓋指六五言之.貞厲無咎者.貞則有不濫之意.厲則有不安之心.斯可以無用獄之過.而當其情矣.故曰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初象惡之始.故滅趾以止其行.上象惡之終.故滅耳以廢其聰.以向也之聰.而今則不明乎理.

䷕離下艮上

噬嗑以刑獄禁暴.賁以禮文化成.禮刑之用.相爲表裏.道化不足.然後威之以刑.刑法既勑.而復飾之以禮文.以見用獄非聖人之得已.而賁飾禮文.修明庶政.此乃聖人之本心也.卦自泰變.上六之柔來而文在下之二剛.九二之剛上而文在上之二柔.故泰變而爲否.

賁.亨.小利有攸往.

爲治之道.必以禮文賁飾.然後聲明文物.禮樂法度.燦然具舉.此致飾而亨之義也.夫禮有本有文.賁雖尚文之時.然不以文勝本.故小利有攸往.多質而少文.則文足以致飾.不足以病本.何往而不利哉.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柔來文剛則一柔不足以勝二剛本有餘而文不足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則一剛不足以勝二柔故小利有攸往欲其不以文病本也觀天之文日行遲而月行速柔來而文剛故亨分日之剛上而文月之柔日月合朔會于辰舍苟陰柔太勝則日斯食之矣此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此以卦變言之爲君止於仁爲臣止於敬賁飭之道至於文明而止不可過也故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此合離艮之義而言之觀天之文柔來剛上日往月來則一寒一暑而四時之變化可以察觀人之文則君仁臣敬父慈子孝而天下化成可以知以象言之離爲日互體坎爲月艮爲小石春秋隕石于宋五傳言隕星也邵堯夫經世書亦以石配星則艮爲星可知是知易與天地準窮之而益深測之而益遠求之六畫中有無窮之義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日在山下晦其明而不用有文明以止之象艮屬寅寅屬木木生火而其明尚隱藏於其中君子觀賁之象則用其文以修明庶政而不敢耀其明於折獄恐其察見淵魚而入於苛細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下卦三爻象賢者以禮義賁其身初九體文明以止之義審仕止久速之宜時未可仕則寧舍車而徒

若非賁也。而乃所以賁其趾。使不由其道而進。則慶封之車美可鑑。反以爲喪身之具。安知夫賁其趾之義哉。燔肉不至。孔子行。去齊接淅而行。是舍車而徒也。而賁其趾孰甚焉。邵堯夫推皇極經世數。以此爻當孔子之生。意或然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有文明之德。居中正之位。如躁進以求用。則乖文明以止之義。必需上之求乎我。然後與之興起治功。伊尹必三聘而後起。孔明必三顧而後往。此賁其須之義。須、需也。王輔嗣以須之爲物。上附者也。如髭鬚之鬚。其說謬矣。傳注之誤後學如此多矣。當有卓然之見。然後不爲之所惑。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九三有剛明之德。確然自守。其德足以潤身。苟能永貞而不變。則不爲貧賤所移。富貴所淫。威武所屈。故終莫之陵也。九三離體。離爲甲胄戈兵。以象其禮義之干櫓。忠信之甲胄。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賁之君相。求賢以興賁飭文明之治。苟在下之賢有潔白之德。莫不求之。以爲國之光華。凡賁如皤如者。皆白馬翰如以求之。白馬所以象其潔白之德也。翰如、迅疾之象也。如皎皎白馬賁然來思。詩人亦以此比其潔白之德。六四與九三無應。而求之。非寇也。乃欲求婚媾也。六四德當其位。而見疑於九三者。以其無應也。然易之爲義。陰陽雖無應。有以近而相比。六四有求賢之誠。雖無應而求之。不害乎此

心之公。始雖見疑。而終則無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之君。以人文化成天下。必受賁于丘園之賢者。丘園、賢者所居之地也。如湯幣三聘伊尹。高宗審象求說于傅巖。以賁飾其國家。非束帛戔戔。果何以致之。彼賢者始樂於丘園。而無賁然來思之意。故吝。終於幡然而改。以應上之聘。故人君有得賢之喜。六五之吉者。謂其謙虛以求賢。斯有是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五聲本於宲。五味本於淡。五色本於白。白賁者。推其本而言也。質文之在天下。隨時而迭救。忠之弊。必救以質。質之弊。必救以文。上九處賁飾之極。而以白賁爲尙者。欲反本以救其弊也。文不勝質。末不病本。斯可無咎。故必白賁在上。然後爲得其志。上猶言極也。

☶☷坤下艮上

剝者、五陰消陽而剝去之。觀之卦畫。剝爛之象可知。剝之一字。蓋有傷之之意。陽氣剝去。猶人之衣服雖剝。而形體固存。及一陽剝盡而復於下。則向之剝去者復完矣。剝之全卦。有牀之象。故爻以剝牀爲言。六三一陰獨應君子。故不言剝牀。上九一陽庇五陰於下。有廬之象。而陰必剝去之。故不言剝牀而言剝廬。剝及其廬。則其禍已極。而小人無所庇也。

剝。不利有攸往。

凡易於陰長之卦皆爲君子地不爲小人設自三陰長於否聖人已言其不利矣今進而至於五陰之剝陽美盡惡殫寧復有所往哉四德皆無但言不利有攸往可不謹哉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猶人之形體爲人所剝故曰剝剝也小人得志而陰能剝陽柔能變剛如此故不利有攸往以小人之道長也君子於此當順其勢而止之如孔子瞰亡以見陽貨絃歌以解匡人之圍觀在卦有順而止之象則可知矣故君子尚消息盈虛之數則知其消極必息盈極必虛乃天運之常亦何必强於有攸往哉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聖人不與陰之剝陽故大象不言之而取厚下安宅之義天下之理高以下爲基山附於地則下者厚而高者不危山譬之君也地譬之民也人君欲其居上而安則下其可不厚哉剝之大象不言剝下而言厚下蓋下可厚也不可剝也猶損之大象不言損下而言懲忿窒欲忿欲可損也下不可損也與此象略同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身所安在牀牀所安在足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是貞乃牀之幹也夫正理與天地並立小人蔑貞是無正理也不言滅貞而言蔑貞以正理終不可泯滅特小人蔑視之以爲天數終於剝而不復天下將

盡爲小人而無君子。故自下而剝上。猶牀所以安身。而欲剝其足也。不知剝牀以足。縱君子之身無所安。君子旣去。小人其能獨存乎。聖人於此。不言剝君子。而但言滅下。下旣滅則上不安。其意深矣。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牀所以安身。牀旣剝則身不安。無智愚皆知之。而世之人君每不寤者。蓋小人將以剝君子。必先致其堅白之辨。以與君子爭。使其說旣驗。則小人得肆其欺以誣君子。故重言蔑貞凶。所以甚小人之禍也。未有與者。六二與六五爲應。上下皆陰柔。而無君子以爲之與也。若夫有君子之與。則其禍不至如是之烈矣。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五陰皆以剝陽爲心。惟六三有應於上九。故處剝之中而無咎。無咎者。不得罪於天下也。六三當小人爲剝之時。獨能失上下之四陰。與上九一陽爲應。猶東漢呂强處宦者之中。獨上疏言宦官之專權。所以獨免於咎。失上下。與未有與者異矣。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被服者牀之膚也。剝牀以及膚。則切近甚矣。六四近君位。但言切近災也。蓋微其意以言之。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剝不取君位。君位不可剝也。五陰皆有剝陽之心。然五陰一陽之卦。其駢首而進。亦有比陽之意。爲君

子計。當以女子小人待之。故上九以一陽貫五陰。如柳之貫魚。而以宮人寵之。使小人各得其欲。而無害君子之意。斯可以終無咎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乾位乎亥。爲木果。上九變則爲坤。當建亥之日。而乾位於此。是碩果有不食之理也。夫陰之剝陽。至此盡矣。疑若世無君子。而小人可以肆志矣。然上九一陽雖已剝盡。復於坤下。猶果之碩者。得土而復生。碩果者陽種也。黃鐘爲陽之種子。以象君子。既剝盡。反得坤之輿而復安。小人剝去君子。乃自剝其廬。而身無所庇。不知其平日受庇於君子者多矣。今君子雖已剝去。小人亦終何所用哉。

䷲震下坤上

六陰剝盡。一陽復生。爲萬物之種子。太玄以中首準復。曰。陽氣潛以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言陽氣潛萌於黃鐘之宮。而物有生位。不言而信也。復之一字。有失而復得之辭。觀其卦名。則其喜可知也。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剝不言利而復言亨。則喜懼之意可知。冬至夜半。一陽之氣萌于黃鐘。舉天地之間萬物皆有生意。一君子進。則非惟君子之道長。而朝廷之清明。紀綱法度之修舉。皆自是始矣。此復之所以亨也。當姤之消也。雖五陽在上。而不可以不戒。至復之長也。雖一陽在下。而不失其所亨。蓋當其方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既長也。一用而有餘。則復之一字。寧不寓其喜之之意乎。出入無疾者。剝極成坤。則陽入而伏。

坤極成震。則陰出而升。今一陽來復。於陰出陽入之交。而以順行。非羣陰之所能疾也。朋來無咎者。一陽雖復。其氣尙微。羣陰浸消。其勢猶盛。朋來者。自一陽之來。進而爲臨。爲泰。爲大壯。以至於六陽之極。非羣陰之所能勝也。物極而必反。其勢有必至。陽往而必復。其幾爲甚微。惟能順反復之道。則陰消陽長。不期而自復矣。是知出入者反復之期。而反復者出入之道。自姤之初六變而爲復之初九。凡歷七爻。然後陰極而陽生。故曰七日臨言八月者。所以冀其消之遲。復言七日者。所以幸其來之速。陰陽之運。其數十二而周。故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州。日有十二辰。歲有十二月。日時之運。至七而復。其數則均。陽復則萬物得以正其性。君子進則天下得以遂其性。則有攸往而利。可勝言哉。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一陽來復。陽剛已反。雖曰道長。動以順行。是以當出入之交。而無有爲之疾者。六陽之朋來。可保其無咎也。方向之數消。雖剝之猶可。況於無疾乎。今數之方長。雖疾之不可。況於剝之乎。蓋道有反復。數有消長。陰尙能反。則陽豈不能復哉。陰陽之數。自一至七而必變。蓋天之運行如此。易於剝言不利有攸往。以柔之變剛。於復言利有攸往。以剛之浸長。復其見天地之心者。人或極惡而善常存。大亂之後。民反易治。桀紂之後有湯武。周衰之時有孔孟。使澆漓不返。則乾坤或幾乎熄矣。於剝之後而有一陽來復。天地之心至是始見矣。一陽之氣。動於地中。爲生生之本。此天地之心也。一念之誠。復於吾心。爲萬

善之本。此在人天地之心也。推而廣之。陽剛之長。君子之進。此天地之心也。則陰之剝陽。豈天地之心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動之始也。方動之始而未達。必安靜以養之。則出地而奮。在天而壯矣。先王於一陽始至之日。閉關而不出。止商旅而不行。省方巡狩之禮。一切不舉。蓋不敢先時而動。以干天地之和。所以養其微而順其長也。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剝以一陽方出乎坤。復以一陽遂入乎坤。不遠復之象也。天地之運。一息不停。聖人於此。得復善之端。故以爲君子脩身之法。非心邪念既消。則善端德性遂長。此不遠而復。何至於悔哉。祗猶抵也。元者本也。吉者善也。能不遠復。則本然之善不喪。君子之脩身。特去其不善而善者自復。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子故以是歎美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二視初九之善猶己之善。其心休休然。故曰休復吉。初九得乾之元。於四端爲仁。六二下之。故曰下仁。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以陰柔之資。處躁動之極。屢失屢復。不能自固於操舍存亡之間。可謂危矣。然知震而無咎。猶愈於迷而不復者。雖危何咎哉。昔高順謂呂布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遇有失得。輒言誤。誤豈可數乎。然六三屢失屢復。故雖危而無咎。呂布誤而不反。雖欲厲無咎。其可得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四處五陰之中。獨能應初九之陽。是中行而獨復也。初九不遠復。二近之則爲下仁。四應之則爲從道。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初九脩身。則合道與仁矣。六四應之。是從道也。剝與復反對。六四一爻在剝則失上下之四陰。以應君子。在復則於五陰之中。行以從道。所以見卦有反對。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敦者厚也。聖人全生厚之性。周旋反復。無往不厚。斯爲厚之至也。蓋有失則有悔。無失亦無悔。六五全生厚之性。則其受中以生者不喪。惟動稽諸中而不失。則何悔之有。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闇闇在上。冥迷而不知反。故曰迷復凶。天災人眚。既已竝至。而用之行師。要其終必有大敗。上六非君位。何至於以其國君凶。蓋初九以一陽統衆陰。雖微而在下。有君之道。上六處五陰之上。狃於剝極成坤之餘。猶有無陽之心。非惟不受統於一陽。且欲行師以與之戰。初九不遠之復。以脩其身。如苗

民逆命。則班師振旅而敷文德。上六處一卦之上。既不下仁。又不從道。反恃坤衆。悍然用行師以與之爭。抑不知陰豈有統陽之理。況消長之勢不敵乎。非惟不以身免。必以其國與君凶矣。國君者諸侯之象也。雖至于十年。天地之數既終。猶不克征。以其所爲皆反君道也。

䷲震下乾上

剝爛之後而復其性。性卽天之命也。陽動於地之下而爲復。靜中之動。性之體也。震動於天之下則爲無妄。動中之動。誠之用也。知無妄之動以天。斯可以盡性而至於命矣。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乾備四德而無妄亦備四德。無妄者天之命也。四德雖同。而此以正爲本。蓋乾者天之道。則無不正。無妄者人道。匪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攸往矣。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無妄自遯變初九一剛自外而來。爲主於內。以卦言之則爲外。以體言之則爲乾。乾天也。人之一性。所謂無妄者。無非渾渾乎天理。天理一失。則妄斯爲主。今復其性。則不妄矣。不妄則本然之剛自外而來。爲主於內。剛非在外也。自外卦乾體而來也。不然。則剛自外來。不變於妄乎。剛既爲主於內。則本然之天理不喪。其動以天。則其健也。孰禦。剛得其中。則物無不應。所以大亨者。由其剛而以正也。故大亨以

正。乃天所以命我者。其或匪正。是棄天之命也。惡得無眚。既曰匪正有眚。何所往而利哉。無妄之往何之矣。謂不求加乎其天也。若求加乎天。則妄矣。此天命所以不祐也。天命之不祐。皆自己求之也。行矣哉。言其不可行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自陰中而收聲。萬物與之而俱入。自陽中發聲而行乎天下。萬物亦與之而俱出。物之一出一入。視雷之一蟄一奮。是雷之行。物之與皆不妄也。如雷之行非其時。則妄行矣。而物亦不與之俱奮。對時育物。如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虞人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非惟析因夷隩之得其宜。于耜舉趾之順其序。雖鳥獸魚鼈昆蟲之微。莫不遂其生。此對時育物之義。茂對者。茂其德以對之。而洋洋乎發育萬物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一剛爲卦之主。所謂剛自外來爲主於內者也。以剛居正。動罔不吉。何所往而不得其志。故曰無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不耕穫則無以成其美。不菑畬則無以去其惡。六二雖居中得正。然耕穫菑畬之功不加。則荒蕪之矣。將以去荒蕪之患。則利有攸往。以從事於耕穫菑畬也。苟不耕穫菑畬。以耨情田。開性地。則天理日泯。

人僞日滋又何富之有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關子明曰無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則其所也非災之也六三以陰居陽不正也而又不中見初之往而吉二攸往而利遂欲妄行以求妄得何異於行人之以妄而得牛者乎夫理之眞妄難明而事之得失易見不可因其偶得偶失遂謂妄者可以倖福無妄者未必無災譬之行人得牛而邑人受災見其得遂謂之福見其失因謂之災不知行人所得者牛而所失者無妄也邑人所受者災而所全者無妄也直不疑償同舍之金則不疑之災止於償金而其所得在於無妄君子寧不幸而受無妄之災不僥倖以得有妄之牛牛既爲行人之得則邑人之災非所自取特安之若命而已何愧焉體易至此然後爲窮理盡性六三不中不正故於此爻發明其義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人能知其不正而反於正則可貞矣四雖不正體乾之剛養而無害其所謂正者固存也故曰可貞貞者性之固有在乎操舍存亡之間知可貞之無咎則匪正爲有眚矣由不正而反之於正則反身而誠而其本然者不喪又天理乃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人之疾或以藥石攻去邪妄而復其正或損益其有餘不足以適其平此治有妄之疾者然也若夫無

妄之疾則以不治治之蓋疾以無妄而得我以有妄攻之則反害其正惟以不治治之斯可勿藥而有喜天下之理不安其天而以人爲勝之者皆妄也九五以剛健之資備中正之德聖人慮其挾剛健之資舉天下事事物物紛更而膠擾之則適以啓妄而致疾譬人之四肢和平而寒暑燥濕偶侵之不過調和其血氣以俟其自定或者乃欲攻之以決裂所未嘗試之藥祇益其疾爾蓋無妄而遇疾則妄在疾從而藥之則妄在藥以妄治妄天理滅矣漢武帝承富庶之餘當天下廓然無事內則疾禮文之多闕外則疾夷狄之未賓自恃雄才大略舉天下之事莫不求快吾意變法易令好大喜功窮山林而索禽獸凡以試吾之藥也而其毒滋多矣夫子有疾康子饋藥而不敢嘗深得夫無妄之藥不可試也之義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以陽居陰不正也處剛健之極而應不中正之六三則人僞滋而天理喪矣如是則雖以無妄行且有眚而無攸利非無妄之行果有眚也蓋其平時所行不正及其既窮而後以無妄行則其一日之勉强未能掩其平日不正之愆也夫始以不正而有眚終以既窮而取災始而有眚其所自爲也終而有災非天災也亦其所自取也易爲性命之書正性命者乾也盡性至命者無妄也然彖特言天之命也而於性則未嘗言蓋卦言匪正有眚人之一性渾乎天理者皆正也安得有妄六爻之間正則吉不正則有眚六十四卦皆窮理盡性而無妄一卦尤括其根本以示人蓋無妄之動以天則盡性至命矣

可他求哉。

䷃乾下艮上

卦有小畜。有大畜。小畜以臣畜君。大畜以君畜臣。小畜六四。以柔正而巽入於君心。故君臣交孚而引君於當道。大畜六五。執謙守柔。以止天下之健。故聖賢相逢而合志以行道。茲小畜、大畜之異也。大畜九三言良馬六四言童牛六五言豶豕。皆所以象其止健。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有三義。以畜止言之。畜建也。以蘊畜言之。畜德也。以畜養言之。畜賢也。義雖不同。皆以利貞爲本。人君養賢。使之皆願立於朝。而不食於其家。將以與之共濟其事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之君。有是剛健。而畜之以篤實。其輝光著見。猶日新而不已。則其德盛矣。以是盛德。又尊尚剛德之賢。寘之於上。而謙虛以下之。所以能止其健。以與之大正其國家也。使賢者不食於其家。則徧得天下之賢而用之。故能亨天下之福。而與之弘濟乎艱難。乃所以答天祐生賢之意。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莫大於天。而山畜之。則所蓄者大矣。蓋天之體。雖不在山之中。而天之氣。何嘗不畜聚於山。使天氣不在山之中。則其壞朽而崩矣。安能亘古而不移。生物而不息哉。以象言之。自一陽子至於三陽寅。成三

盡之乾艮位於寅豈非天在山中之象君子以一心之微而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謂卷之不盈一握舒之能涵六合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下體乾取畜德爲義上體艮取止健爲義蓋天下惟剛健之材爲可用而不能止其健則不足以爲用初九剛健有可用之材使恃材而輕躁以求用則必有危必利乎已而後免利已非不用也始涵養蘊蓄須其材全德備而後用也蓋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知其有厲而利已則不犯災矣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輹與輻不同蓋輻所以實轂輿說輻則車敗而不可行輹所以繫軸輿說輹則俟其可行而後行雜卦曰大畜時也可進則進可止則止乃所謂時苟明乎時中之義何尤之有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乾爲良馬卦備乾體多矣獨此言良馬者九三有良馬之材而遇天衢之亨其志逐逐然未嘗不一日千里然有材非難而止健爲難必知艱貞之義而後利蓋艱則難進易退貞則進必以正當自爲謀曰良馬固能行矣其於輿衛果閑習乎否則慮其有覆轍之虞苟閑習於未用之先斯利有攸往於見用之日矣上合志者九三有良馬之才而遇上九天衢之亨所謂道同志合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牛能耕而角能觸。大臣將以收拾天下之材。不可以能抵觸而廢之。必有以制其抵觸而收其用。觸者可拘以楅衡。牿者楅衡之類。而制抵觸之具也。童牛未角。而預制其抵觸之患。所以全其本然之善。故曰元吉。君子能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天下豪傑之材。其蹢躅難制之氣。有甚於豕之奔突。人君將以制其蹢躅難制之患。如豕之豶。必有以殺其勢。如世俗所謂閹猪。則其勢弱而牙不能爲害。所以吉也。童牛之牿者。制惡在乎未萌。豶豕之牙者。除惡貴乎務本。舉天下豪傑難制之材。皆有以去其驕蹇不馴之氣。豈非天下國家之福乎。六四六五。皆以謙柔而止天下之謙。故以此象之。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上九之賢。見尊於上。則賢者道泰而天衢之亨。自我而致。故以天衢之亨爲己任。使有厲者得以信於上。說輹者得以承其上。逐逐者得以騁其材於上。此天衢之亨。而道所以大行也。又何如字。何天之衢如是之亨乎。以聖賢相逢而其道大行也。自三至五互體震。震爲大塗。在乾體之上。天之衢也。

☳震下艮上

六十四卦惟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無反對。頤卦二陽外周。四陰中虛。有頤頰之象。上止而下動。

有頤養之象。頤肖離。離爲龜。全卦之體。有龜之象。龜以氣爲養。不求養於人。此養正之義。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者養也。養正則吉。欲知所養之正不正。必自其求口實而觀之。本中虛。飲食自外而實之。人之所養。鮮不爲口實所移。故觀頤必自求口實者始。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觀頤者。觀其所養也。所養不在飲食。而在道義。自求口實者。觀其口實之所自來。伊尹非其道義。祿以天下弗顧。孟子不以萬鍾之祿。餒其浩然之氣。聖賢之養正者如此。杜欽、谷永甘附於王氏。賈克成倖受畜於司馬。小人之自養者如此。故說理義以養心。謹言語以養口。節飲食以養體。此養正也。便嬖以養安。肥甘以養口。輕煖以養體。此自養也。以養正爲先。則內重而外輕。以自養爲先。則內輕而外重。觀夫人之所輕重。則其所養可知矣。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極所養之大者。皆不外乎正。天地以一氣之正而養萬物。故萬物皆得由其道。聖人以一心之正而養乎賢。故推君之治而致之民。頤之時。無非養正之義。大矣哉。有贊明不盡之意。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

艮屬寅。仲春雷乃發聲。在艮寅之下。是雷之發聲。必以其時也。君子體此。則時然後言。不時不食。蓋言

語自頤而出。飲食自頤而入。不知謹節。則失養正之義。卦以艮、震成體。上止而下動。有頤之象。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人之所養。鮮不爲嗜欲所誘者。故於初而致其戒。頤之全卦。有龜之象。龜之靈者。咽息不食。以元氣爲養。而不志於物以爲養。故可以禦大寒。去大飢。可以長生而不死。人之良貴。卽龜之靈也。如舍爾之靈龜。以觀我之朶頤。良貴已喪矣。朶頤者。動口而嚼也。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中也養不中。六二居可推之以養人。反欲求養於上九。是顚頤而拂養正之經也。上九艮體。有丘之象。六二舍在我之中正。而于丘頤以求養。故其征必凶。蓋以不正而求養於人。則人賤之。而未必如其所求。故戒以征必有凶。行則失其類也。如守其中正。而不求養於人。何凶之有。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二可以養人。而反求養於人。則顚頤而征凶。六三當資人以爲養。而反欲養人。則拂頤而貞凶。蓋六三不中不正。幸而有由頤之應於上。不資之爲養。而欲以其不中不正者養人。豈不拂頤之經。而有必然之凶乎。雖至於十年。天地之數一周。亦不可用。而無攸利。其悖理傷道大矣。六三拂頤。如四公子養士之類。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顚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四以正自養而曰顚頤。何也。居大臣之位。制祿以養賢。而復資賢以養德。故曰顚頤。陸希聲曰。虎低首而視遠。耽耽者視遠也。欲逐逐者、未滿也。六四樂善如貪。猶虎視之耽耽。而其欲常未滿。故以顚頤而獲吉。則上之所施下者光矣。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君者養人也。六五陰虛。以君而求養於臣。是拂頤之經也。靜而養德則吉。動而涉難則不可。居猶守也。守貞而吉。順以從上九賓師之教。斯有以養成其德。若拂經而未嘗拂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九得志與民由之。故曰由頤。處賓師之任。爲一卦之主。其道甚尊。而事則危。知其危而不自安。則雖危而吉。存我所以厚蒼生。故曰大有慶。頤卦初上二陽。皆養人者也。而初九剛正。而曰觀我朵頤凶。上九不正。而曰由頤厲吉。蓋剛正而不能養。則雖貞亦凶。不正而知自危。則以厲而吉。六五之德不足。故不可涉大川。上九之德有餘。故利涉大川。易之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如此。

䷛巽下兌上

大過自大壯而變。上六一陰下居乎初。則大壯變爲大過矣。大壯四陽在下。有棟宇隆壯之象。二陰在上。有風雨漂搖之象。今一陰在下。有棟宇雖隆。本末已撓。能拯其弱。斯復壯矣。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前人有大過人之失而其棟已撓後人有大過人之材而其衰復興必有所往而振起之則撓者亨矣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四陽倍於二陰有大過之材得大過之時斯能成大過之功大禹之拯溺周公之東征皆大過其常者也夫立非常之大功非大過其常則不足以有爲此大過所以爲大者過也大過之時剛以過爲中不過則非中也過而中乃時中之義然剛過矣不巽而說以行之則戾於時而拂於衆是謂過矣非中也處大過之時猶治沈痾之疾必攻之以瞑眩之藥自其藥病而言之則謂之過自其病愈而言之則謂之中巽而說行所以成大過人之功然當大過之時則其功業大矣哉非大過之時則不可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以養木今滅乎木大過之象也然澤雖暫滅乎木而木有聳壑昂霄之材舟楫濟川之用非澤所能滅也君子獨立不懼則舟楫濟川者有所施遯世無悶則聳壑昂霄者無所屈進而有爲則拯天下之衰獨立不懼也退而窮居則遂在我之志遯世無悶也伊尹之相湯伐桀耕莘樂道皆大過之事可謂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矣或問獨立不懼挺然有立固可以拯弱扶衰而遯世無悶則獨善其身何以成大過人之功蓋存我所以厚蒼生安家所以寧天下遯之初六往居乎上則變爲大過故言遯世無悶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茅雖薄物而有潔白之德可用於宗廟以藉用而祭祀初六陰柔在下寧過於謹如藉用白茅則無所失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兌爲澤巽爲木澤中之木楊也九二居巽之中巽東南之卦氣正枯楊生稊之時稊者木之穉也物雖枯而稊復生猶棟已撓而衰復拯九二剛過而中初六柔過而謹二者過以相與猶可以拯弱扶衰老夫女妻非相與之時也今欲得男則過以相與而有生育之功巽伏震震爲長男可以主器得主器之男故寧過以相與

九三棟撓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剛過而不中則拂衆能無太剛則折之患乎子玉剛而無禮趙旃請以車濟之類是也不可以有輔者悖材逞能進則不足成輔助之功退則不肯求輔助於人豈不反以致棟撓之凶棟折榱崩身且不免其能有輔哉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九四剛柔相濟而無剛過不中之患如棟已撓而復隆國既衰而復興尤當公爾忘私以身任天下之重如有一毫之私則吝有他猶有私也不撓乎下者毋拘於初六陰柔之應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剛居尊位。當大過之時。下無其應。乃上比於上六之陰柔。何以能濟。雖無大過以終其身。亦無善政以復其國。此無咎無譽也。楊生稊。則有濟川之用。生華而不實。安有可久之義哉。九五資上六之陰柔以成功。如老婦士夫。僅可醜而已。豈有生育之理乎。德宗之播遷而用盧杞。使顏眞卿有朝廷豈堪再壞之歎。初六九二過以相與。僅能成功。而九五上六復不度德量力而敗之。如人之復病。雖獲暫安。元氣已去矣。何可久哉。初與二五與上本非其應。然當大過之時。皆過以相與。但女妻有生育之功。老婦無生育之理。所以有生稊生華之異。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無舟涉水。是謂過涉。夫深則厲。淺則揭。欲其量深淺之宜也。上六陰柔不量其力而過以與九五濟國家之難。何異無舟涉水哉。故不量力而過涉。然以滅頂而取凶。滅頂者。沒其頂也。凶無咎者。爲身計則愚。爲國計則忠。故雖凶而不可咎。

䷜坎下坎上

棟撓之後。坎難必生。故以習坎次之。坎者陽陷於陰險之中也。然陽動於中。必出乎險。非能終陷之也。故卦不名陷而名坎。八卦皆無複名。惟坎加一習字。以象君子習坎則出乎坎。小人習坎則入乎坎。故皆以習言之。坎以一陽動乎二陰之中。有水行乎坎險之象。水之流行。盈坎而進。千曲萬折。避礙而通。必至于海。無一朝之或止。水之習坎如此。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

天下之物。習坎而有孚者莫如水。潮候往來。亘古窮今。不失其信。此有孚之象也。君子體此而行乎坎險之中。當以誠信爲本。守是誠信以出乎險。如水之習坎。故外雖有險。惟有心之亨。則終有出險之期。心亨。如文王拘於羑里而從容演易。孔子圍於匡而絃歌不衰。象日以殺舜爲事而在床琴。有不憂。周公被流言而不失其所以聖。所以終能出險也。行有尙者。水之流行。坎險可出。心之亨通。險難可夷。蓋陷於險而此心不變。猶險有窮而水不窮。則必出乎險矣。東坡曰。所遇有險易。未嘗不志於行。是水之心也。物之窒我者有盡。而是心無已。終必勝之。故水至柔而能勝物者。不以力爭而心爭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尙。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險在前。不一而止。故曰重險。水流乎重險而不盈。未能出乎險也。然水之習坎。不以重險在前而遂止。行乎坎險之中。如潮候之往來。亘古窮今。未嘗失其信。維心亨。則在險難而不窮。乃以剛中。則處險難而不變。行有尙。則當以志於行爲尙。苟能志於行而不止。則往必有功。有志竟成事。懷安實敗名。正謂此也。故處險之中。則必求所以出乎險。在險之外。則必求所以用乎險。險非惟水也。天以不可升爲險。地以山川丘陵爲險。王公不言所險者。合天地以設險也。名分等制。以象天險。金湯關塞。以象地險。合天地之險而用之。則當用險之時。而其用大矣。孰能踰之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洊至而不窮坎雖重而有極以不窮之水習有極之坎其初不能無陷而終必出乎險也常德行則夷險可以一至習教事則安危可以一心常德行如水之洊至習教事如水之習坎常德行則坎不能陷有孚維心亨也習教事則常易以知險行有尚往有功也若夫小人在險則變其所守行險則騁其姦詐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水之習坎求以出坎今也習坎而入于坎窞之中其能出險乎初六陰柔不正居於下流失其出坎之道烏得不凶出坎則有功入坎則失道初六失道則入于坎上六失道則凶三歲象小人習坎於始必罹咎於終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在險之中故曰有險所求僅可小得而未足成功以其處乎險中而未出也此爻象周公遭變成王未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來謂自下而來之謂自上而往來坎也之亦坎也於來之坎坎之中人情之所危而行險徼倖之小人且枕而安焉茅入于坎窞之底故戒其勿用蓋小人雖行險於坎坎之中終亦何功之有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以周公之聖當王室多難之際且不免有疑況下於周公者乎酒所以通誠而合歡一樽之酒副之以簋物不足而誠有餘用缶則朴素而尚質虛中而有容用是朴素之器而納之於牖牖者開明之處也象其以是誠實之理自其心開明者而導達之則前日之乖隔不通者至是始釋然矣故始雖有難而終於無咎初焉尚疑則其志不通終焉既合則剛柔交際此爻象二公問諸史與百執事然後知周公以忠獲戾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盈科而進放乎四海此水之志于行也九五在坎險之中象水之流而不盈祇既平而已平險而未能出險則猶在乎險中而其功未大也象成王雖感悟而不疑周公亦僅能無咎故曰祇既平無咎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初六習坎至於上六則惡積不可揜罪大不可解係之以徽纆寘之于叢棘古者大司寇斷獄于棘水之下至于三歲不得其凶可知凶三歲者言其凶不過乎三歲也初六六三象管蔡陷周公以自取其凶皆有入于坎窞之辭周公居東三年而罪人斯得凶三歲之象也

䷝ 離下離上

希夷龍圖傳曰乾付正性於坎坤付正性於離故坎離在天爲日月在五行爲水火在人爲耳目心腎

伏羲先天之易。乾南而坤北。離東而坎西。文王後天之易。離南而坎北。震東而兌西。此坎、離所以代天地之用而上經所以首乾、坤終坎、離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物不獨立。必有所麗。陰麗乎陽。柔麗乎剛。不可以不正。不正則流於邪。必利貞而亨。離爲火。其性炎上。必蓄以至柔。牝牛者、母牛也。取其順中之順。以畜制夫炎上之性。所謂高明柔克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日月麗乎天。故能垂象而著明。百穀草木麗乎土。故能根荄而華實。六五之君。有重明之德。必麗乎正。然後可以化成天下。六二之柔。必麗乎中正之君。然後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或問以六居五。非正也。而曰麗正者。何也。蓋中則無不正。而正者未必中。則六五之中。未始非正也。至於六二。本乎中正。復以柔麗乎中正。則其亨可知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文王有明德。武王復以明德繼之。父作之於前。子述之於後。是父子之明兩作也。成王緝熙于光明。周公以明德相之。是君臣之明兩作也。父子君臣皆有明德。故能繼明以照四方。此象周之所以興。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然者。所履之德。文質彬彬。錯然而可觀。然德者人所忌。有是錯然之文。必行之以敬。斯能無咎。周公之才美而無驕吝。孔子之仁智而尤溫良。皆所以避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坤付正性於離。得坤之中畫也。故在坤爲黃裳。在離爲黃離。黃裳者。以人臣居尊位。而安在下之分。故曰黃裳。黃離者。以明德居臣位。順而麗乎君。故曰黃離。黃屬土。坤爲順。故黃有順意。得中道者。六二文明之盛。必畜以至順。乃爲得其中。元吉、善之善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三處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是爲日昃之離。不安其數之當然。順其時之適至。不鼓缶而歌。必至大耋之年。雖嗟無及矣。故何可久。此象周家明德將興。紂處日昃之離而不知退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九四離體之陽。其性炎上。不能畜之以牝牛。突如其來。如犯上之分。而干君之明。故焚死棄如。皆所自取。蓋以臣干君。則何所容於天地之間。此象管、蔡。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成王初疑周公。而終感寤。故出涕沱若。戚嗟若。向非後日之感寤。其能吉乎。疑心既釋。然後君臣乃以明德相附麗。故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又涕沱戚嗟。於離明甚盛之時。齎咨涕洟。於萃聚既極之日。聖

人憂治世而危明主．每每如此．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管、蔡挾武庚以撼周室．故周公以王命出征．而有嘉美之功．折首謂殲厥渠魁．獲匪其醜．謂脅從罔治．所以出征．欲其免咎也．故王用出征．非得已也．所以正邦也．